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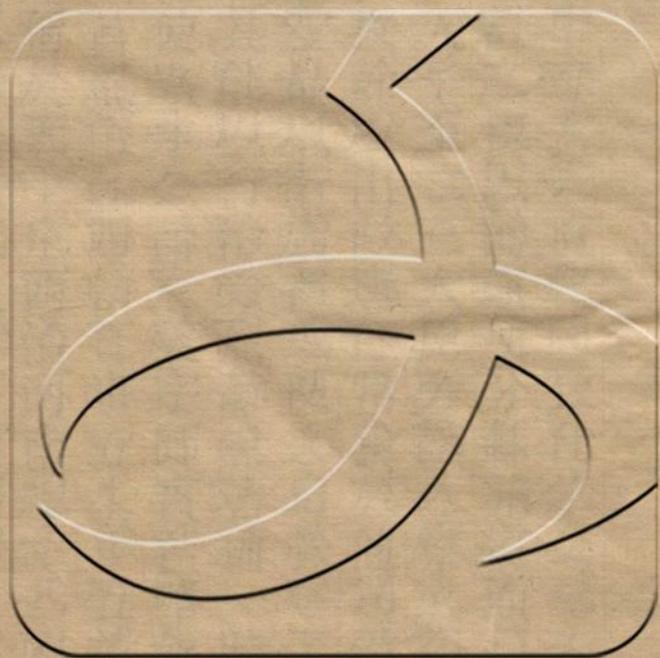
鴻慶居士集



97.451
5339
:22



22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

墓志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志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於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貳凡幾人或張空最以銜虛名或便文自營趣子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爲能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實智略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仕四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稱於天下京西治河南總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造鄴吐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他路爲劇往往旬請於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



之羸而倒持之吾不能啗啞以爲生卽日乘傳詣所屬州按簿書窮株穴得貨匹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量緩急輕重所宜爲施舍費出之節於是上下瞻足貲聚沛然歲竟奏課爲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贈太子少師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里中爲豪長者至少師繇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州司理參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驚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估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斷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兇惡束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凡徵租不遣一吏大署其門予之

期期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州杭爲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絕境守將領客出邀相踵爲故常而委事於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畫也公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訟訴數十百人立盡日出從寮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河北路糴使尋除江淮荆湖兩浙等路制置發運判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斛輸之京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爲直達盡積藏錢粟爲羨餘以獻而六路漕船浮長江絕淮汴汙累數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穴而沈之以險爲解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亡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府出

御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略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爲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誤今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讒人興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科條蒐獮脫遺鉅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公曰可以有爲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於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於水火盜賊者聽吾命於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賴公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閭閻徵逋貸之未償轉宿貸之未售居亡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貴人李彥更稅爲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恣以僥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頃可屬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朱勔方幸主其言已乃傳詔屬公公

驗之皆磽瘠不毛之地歎曰此伊陽背脅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刈麥恃眾而剽有歐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祕閣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爲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祕閣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酉感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一心醇氣和渾渾不見圭角而長於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前迎見立解拔根擿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明於開闔斂散之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爲後法以故尤爲當世大人所器擢於郡丞進領六路遂超其匹議者不以爲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兵賦最爲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縮守袖閒旁觀血指汗顏之跡不復爲世用遂老於家

可爲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
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二紹興八年十一
月辛丑以疾卒葬於縣之修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沒
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於令人之墓卽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
子曰寬右從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迪功郎監行在編估
局曰棠右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
慶祖右從事郎莫侑右朝奉郎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
莫氏者再適右修職郎洪暉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
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
賈交錯於水陸之道爲東南一大縣胡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
華亭獨亡恙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
石爲巖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
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
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遇郊祀恩分薦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

仕者館嫠妹拊孤甥視遇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敬甚備不爲翁翁
然久而加親故屬纊之日摺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
之盡哀無一人怨議覲視吳國爲祖姑曰令人之從子也爲兒童
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旣壯又從公周旋至於今老矣寬等謂知
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覲來徵銘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紙尾進刀筆兮曰
此當署莫致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忻戚兮視廢
以偷不謀夕兮矯矯朱公表獨立兮奮髯抵几吾黨直兮櫛風沐
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姦縮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
吁莫測兮搏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全
吾璧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凜然如生尚不
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躅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墓志銘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爲變囚守將殺轉運使據城

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眾大譴盡甲以出逐其帥領
辛道宗者又叛所過焚掠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
大夫郝公以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
眾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幸東南先驅
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無他轉禍爲福於此在矣
眾相視矍然斂兵不敢動公即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
事士民感說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世無忘公之
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郝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博彊記善屬
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二舍論士之秀者而公褒然爲諸生冠同
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顧
謂里中諸老曰忽見驕驕一骨於此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居
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爲第一遂收其科賜上舍出身授迪功
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明練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
辨爭訟決稽壅悉以屬公公一出輒持數檄眊事劇易揆日淹速

次第裁遣無畱事甫朞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敗
面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兩遇恩遷承
議郎言者讒公李綱免相歸公率寮吏迎謁道上治盛具張聲樂
逆其至一方騷然入之法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
鄉縣縣令佐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綱嘗爲天下宰負責張甚非
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其言詔復故
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大帝嘗以佐陰兵助破黃
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
社中馬逸闔城驚呼以爲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洵懼不知所
爲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帶就坐笑語如平日有頃州人
已按堵矣公遇事於皇遽休迫之中多類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
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
大夫明受勤王莫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
監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陽地卑暑

溼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
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
路軍馬又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
路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參議於是積
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祕閣知宣州公曰南北解仇遂息肩矣無錫
吾之桐鄉也蓋往家焉上書請宮祠得提舉台州明道觀凡再任
買田築室營一樓於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厯厯可數間從
常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疾卒于州
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
問獨步場屋文章深厚有氣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詣
學按所第諸生試文署板榜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郗君之
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於時東平通儒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
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袞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
時多故豺狼塞路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羣偷若孤豚然用

尺筆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拔以自助入參謀畫出將
漕輓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蒞皆有名迹遂爲當世
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祕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而
議者以用不極其才爲公恨郗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
盧四世生鑿爲晉司空侍中子愔孫超皆號名臣世遠族分有籍
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徙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
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
令人前卒河朔陷覆衣冠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
歸者生養死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逢者嘗授公學其子流宥行卜
道中公與之遇館畱於家不可斥厚幣贖遣喜過所望而去市書
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彬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嗣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宣
右從事郎徽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仕郎餘一人尚幼宗簡亦前
卒矣一女適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八人男曰

重榮登仕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於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黃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嶺表敕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卒之謹厚者三令而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爲世用論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饜既久而益厚也蘄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銘曰
猗歟邠公河岱之英蚤以文鳴吐辭爲經一世儒先相視歎驚策名爲吏日以有聲于時興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啟悟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訛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將震懼方食攸箸公獨巍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大名播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躡履特置一榻絕席異禮條變畫奇效於屈指大塗九軌始驟而馳富貴方將孰盛

與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址樹之松櫟鬱鬱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墓志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璉大父仁諒家常州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爲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岸有智略大破貲聚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爲過絕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爲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於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嶷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旣冠得太學上游所爲文章讀之曰吾可一試矣則羸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嫚戲燕游以棄一日積六七年遂大發於文清浮溫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爲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褐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去三年召詣都堂除編修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

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譏公爲太學生時餞鄒新州逮赴詔獄斥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郎充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除判國子監代還通判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使司參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爲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蚤以文藝遊場屋爲名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於時建炎初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於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分別可否疏爲一書日詣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爲尚書郎意公復助己公循道守

官不爲翕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時有所貸舍公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眾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絀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回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均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然素敬愛公不以爲懟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雖舟車鞍馬行役閒未嘗棄不讀尤長於易嘗著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質諸侯鄉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爲說反復貫穿切於世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婁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揚有狀繫卿之力天語一聞眾謂公且光顯矣居亡何又引疾旬去除直祕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六年提舉台州明道觀顧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三入尚書爲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

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峻齒當是時太學生陳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願得爲國子師俾學者有所矜式荆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於是江淮閒又爭欲以爲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爲士君子之器甚眾而仕不充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爲中子諱慤字德毅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辯麗俊壯有家法屢試於有司輒不售荆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荆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糴納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旣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府閒從嘗所往來幅巾藜杖相羊川谷閒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耋見其子臬擢進士第繇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今爲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

孤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飢民墊於水詔州縣發廩粟賙之爲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藉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爲治次舍視燥溼進淖糜且且撫之益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間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席列羣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鐫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解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今封於是搢紳歎慕以爲教子者當以宜人爲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子臬之官舍諸孤護喪次毘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子棐承節郎次今楚州也次案舉國子監進士蚤卒女適進士江邃孫十人男燧輝煥炤炳輝右迪功郎兩浙轉運使司催促行

在物解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登聞檢院章鏐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郎管鏐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亂徙撫州之金雞以儒名家凡五世爲望姓曾大父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蕃故不仕父蹟卽顯道也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荆公於金陵遂家焉今又爲金陵人銘曰

金谿徂遷兮自鼻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鍊五色兮天可

闡欲上兮闢九虎幡然晚巾兮挂神武索身歸臥兮環一堵

南陌兮澹容與樵漁爭道兮莫適主秀眉皓髮兮須鬣古委蛻若

遺兮夢栩栩有子簪筆兮侍帝所富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圍

兮一邱土贈印追榮兮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傳公墓志銘

余政和閒蒙恩校中祕書而傳公冲益亦以編修九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爲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禮

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於儒官學省以待任使冲益居閒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難合卽之旣久而後稍稍出其所有於屬辭紀事議論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記志亦無所不工而彊直任氣負所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裴回於小官益自重無躁戚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爲尚書郎行且用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縣事鞏始集公詩文爲二十卷具書抵公之交孫覲求文識公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爲銘公諱諒友冲益其字也姓傅氏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爲興化軍仙遊縣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仕徽宗爲中書舍人以清明諒直聞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主蘇州吳縣簿歲滿升瀛州防禦推官鄭州州學教授遭少師

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憂憂除爲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縣合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發輒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修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祕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鉤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嘗任事於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冢子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所舍闔戶著書澹然無求若隱於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於一時文章閑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於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問勞甚寵於是名實暴耀賢臨一時

將遂施行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葬諸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蒙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貧恥言利旣死瘞中無甕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公喪浮沐絕淮閭關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鞏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鞏始及祿迎其母以養廉直有文風所蒞皆有迹公祉所施庶幾在此銘曰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奇瑋麗九鼎十鼓聽公之詩隱若大呂震越渾鏗歌周頌魯胡不昇之天子之所帝制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償一齋恨入上天道茫茫孰知其故吾豈草木而與俱腐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君墓志銘

建炎紹興閒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爲寇於是環四海爲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閒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

喋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汪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憫元充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己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履登西山循鉅鋤潭入愚谿並湘流沈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筆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旣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爲審乃序而志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穀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旣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

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投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歎驚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集錄爲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眾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德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祕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爲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不樂上書請官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眾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

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錄藏之其爲詞章明於道德
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眾體蓋
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府師以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
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於僧壁惜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
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已
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細書典冊施之朝
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
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爲尚書
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大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
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淮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
士何烈烈對策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
人俱罷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
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
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

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摺紳榮之
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
世要務嘗論疏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
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
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
臺諫極論方就鑄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盍依祖宗
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駁數人國論以爲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
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史必有
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
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
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
如故公蒐攬闕文參稽眾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
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
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疏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爲一書裨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二銀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爲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臺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勔窗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爲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說徽州學舍小方議改築公嘗爲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拜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

落成爲一方壯觀轉左大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卒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畱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扁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詒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黔饑餓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至左大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時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輕爲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

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爲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
出入卧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
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
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輩與可輩爲伍耶守湖日朝廷和糴米
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
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天稔物估相當如數而
辨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耶
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爲公壽公卻
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帑
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
與王黼有織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爲黼
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
佞初若一闕然曾未轉盼已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
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

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於世後集若干卷
裔夷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
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皆前卒
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
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愴曰懔曰愷並右承務
郎曰悛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
舉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霆莊霈餘尚幼新安汪
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
公遂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
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豐己未少傅公爲泉之晉江丞
而公生後六十三年公刺泉入竟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
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公始生之所山川
之靈鍾爲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
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媲皇墳芸省
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澳發大
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
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
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燭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憂憂萬生趨死
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
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爲萬世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諱字茂嘉實南唐李氏國除族
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爲養
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充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
冠束書詣鄉校從樂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爲同舍生
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驟進不類舊常一試遂收其科仕
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斷治皆應法尤爲當世大
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者歷事三朝涖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
大州秩上大夫著籍內閣遂爲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
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以進士陳瑒狀公
世系爵里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父黨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
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法參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

事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疏
治城塹枿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進秩遷承議郎代還除
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升辭入對奏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蔭之
家而貧民下戶一畝之宮數口之衆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
之法著于令甲可詔監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吏
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分從事而貪鄙無狀居其半偏州
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治制立法甄別人品蒐擇材能黜去
貪懦以惠天下徽宗聽其言畱弗遣權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
精悍世號短李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
神滿腹或曰李茂嘉殆是公垂後身也言者論公年貌未應居禮
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于成言章尚云乳臭乎差高陽關路安
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亡命嘯聚所在千百爲羣
帥欲閉關以虞變公曰姦民竊發當飭將士以示討除何爲遽如
許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聲大振羣

盜犇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
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
平營新疆蒙恩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
置河北燕山府路糴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亡慮三百萬
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實不持一錢而州縣抑配爲民病公
曰度牒關鈔大商賈之輕資也稍下其估售之而增穀賈以受糴
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粟麥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
知勞朝廷嘉之進直祕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邊餉方賴公也
畱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入守將偶緩不任詔公就節
制府事公檄召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諲將部曲徬
徇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
治有狀文炳懼罪誅請以妻子爲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
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

級馳還一府大震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參謀積功次六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赤者駐兵建康謀爲變以夜縱火爲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奔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縋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頃公提舉常平頤浩爲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濟京東也燕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輦懷衛之粟絲京東轉河北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也必有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說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眾人之後頤浩唯唯

方議行而御營參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羣凶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讎復王淵臬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頤浩聞之益怒秋八月上幸建康詔公在錢糧黃敦書主橋道大駕次張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通劾之公與敦書皆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口人疾苦壅於上聞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改兩浙路轉運副使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賜對眷獎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方聞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

恐公次丹陽或勸公單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指造官涓日視事延見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一府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巡幸頓舍之所儲待千官萬兵共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贍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立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復來已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歲大旱公率寮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於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苴豐儉爲差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意全歸埽墳墓盍少休矣上書請祠官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十六竟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材高識明長於治劇御史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紆隱詘鉅治彊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虜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籍籍指景

雲爲姦細眾怒欲起公馳指景雲所諭其眾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眾遂定通判許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久通虜人爲內應眾起圍第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所公首爲亂階行且及矣揮其眾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馬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效一死以報久之虜中撤還北客之落南者觀國在遣中過公別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尚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祿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文公起徒步爲聞家繫令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俊右修職郎揚州泰興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慥俞民從戴必先張采其壻也民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

郎孫男九人杞榛稠並登仕郎樞朴桴柶棋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茗嶼鄉青山灣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參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大盜羣起將母其閒踐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始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耋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哲時修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旬閒關舍北地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宮堂奧宇曲闌幽榭疏沼泚蓺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鈞禮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嚙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爲一州之甲縣人數見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又護一金魚以爲子孫之祥大喜翁沒而諸子瓜分不數年卒爲李氏胡馬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羣胡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

者懼不敢告募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徽猷宅也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爲布衣而戴翁以財雄爲大姓自崇寧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強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武徙木以令俯僂循牆若兵在頸孰振予文執鐸以徇嘯枯吹生祈醒愈病矯矯李公德配前修治軍牧民如農一邱磔其梟狼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首百犬吠聲眾狙皆怒舉臂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兔兩端首鼠鑄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圈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河圖告終乘雲跨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

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
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
望也公諱豫字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祕書省校書郎開封府陽
武縣尉以最升溫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
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
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閘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
湖按堵如故縣人爲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
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憂除知
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
恩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略司幹營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
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蒞皆有名迹西方用
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爲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聞弊
知其故出金繒下其估而增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閒未幾
車輓負擔四面而至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

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
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
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爲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
爲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
精練爲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姦偷斥竟土
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
知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
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
惜其材畱不遣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
爲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
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
籍每戰先登梟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
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公公四任關
塞僅十年繇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

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爲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效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羣祀伏地頓顙爲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卻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它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杙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羣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東芻爲人執一牌立閫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爲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今以爲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爲具棺衾

以斂已而同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爲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費贖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姊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收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無躁爲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塙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久益困瀕於飢寒矣公周其乏絕又教畜其孤進於學學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感歎以爲榮璫後以才選薦更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贄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元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之女

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馴德淑行爲令妻爲壽
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爲恤有子嗣興纂序前
聞享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
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己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
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杙曰模曰桴曰桷四女武
學生翁宣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
奉郎朱棫其婿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旣得
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與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卧內省
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
乙亥四子者杙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桷右朝
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昂右
承務郎曰岫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種德藝
善積之躬修之家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
文公逢辰得路強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母夫人進封

大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荆
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耐荆國之次至是諸
孤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于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刺汝州擁騎
從張呵引如平生黎且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它日行
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
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媪出見曰老婦異
日藏骨於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
胡牀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憚寤而諸君
適至願奉此地以獻卽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舉以
葬於是諸孤屬待制馮公志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
文公詒書晉陵孫某爲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
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巨公具著顯庸揭諸墓某方負罪屏伏田
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摭志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婉畫儲

待缺然公預其責千箱捆至曳踵頽肩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袒高驤馮河暴虎螟蝗全起彌滿一圻電掃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歟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汝視汝贏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子多有嘉者子持橐入侍紹開厥家戎公是以

宋故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墓志銘

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諱啟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孤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甌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爲書抵族父某請所以志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之五世祖諱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詒與其子立之俱以經明高行爲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之於公爲高祖次日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於覲爲高祖故覲視

公爲同五世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時大夫公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和州舍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議大夫母宜人邵氏朝議蚤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畸曰畛與公方在童外中願見里巷羣兒徵逐游戲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諸幼還宜興依外氏斥責簪珥求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旣任戴冠遣詣庠校從先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燁然秀出一時公與畸往來相繼占上第起家畛亦貢禮部而以奉旨甘營數百指之養不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於是中外宗姻歆慕稱歎以宜人教子爲法公學尤邃於經危坐覃思至不知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按起立胷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辯於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州學教授宣和四年用

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卽位遷奉議郎今上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公居官侃侃然瘦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上以求說己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訛郡將以閒梁公公笑曰一薦狀於我何有縱所爲不問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過兵壓南陵境上吏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合坐聽事相對終日賊覘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詔追討聞公名檄主軍饜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蹕錢塘百役毛起府尹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下尹席益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今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而止戶部侍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須皆非經數姦吏並緣人不堪命可校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名之斂公曰兩稅旣增他日牟利

之臣暴斂復起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詣公請事公不答俄領皇城司喉邏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欲併中公詔送廷尉卒不得公豪髮罪猶免所居公議藉藉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赴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日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僥賞耶一豪不敢欺也具以實奏察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於一言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鬻爵爲石埭尉者婁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汗吾筆而同薦之士必以噲伍爲恥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沖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平氣和不見愠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鄙賢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也事

寡嫂拊養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靖寡欲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
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
某往候公以杜門高臥爲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爲世用何
遽如許也公曰羊叔子勳名遠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事
十嘗七八在世諦中固然頃令錢塘忤中貴人幾陷大罪比使江
左石埭劫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吾懼及焉不去何待非事高
蹇者某太息久之曰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莫不去手
其視得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言者八男子曰仰右從政
郎太平州司法參軍曰份右修職郎平江府司法參軍曰价將仕
郎曰倭右迪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
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秀庭楊庭詢庭玘庭操庭誨庭老女適柴
餘女尚幼公初感風痺疾閒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顧諸子曰非謂
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簡儉之素屬續之際
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竝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蹈

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而氣剛志得道行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
者而意有所不適遂投紱以歸高風絕塵可爲世範書而刻之豈
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謦謦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排
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適越鬻髦薦章甫兮畏途
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眩海賈兮滔山觸天疊萬鼓兮屹然中
立獨砥柱兮駕言歸歟臥環堵兮瞻彼西山頰笏拄兮流行坎止
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家傳一經自
鼻祖兮螿蟄詵詵豹隱霧兮旁營萬室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志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相之爲同舍
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學者數百人手鈔口誦連榻累
笥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彊記洽聞不
專事舉子業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爲余讀之音節謹亮耳目醒然

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諸老先生往往竊笑其迂邁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掌劇談縱酒博弈歌呼竟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弟宦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繇平江後事代還相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爲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勔以竄人子爲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椎牀大叫又復悵然已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感遇作詩歌舞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齋志以沒沒於紹興十二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孤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予嗚呼余從靖之游四十年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端方今爲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主

海州沈陽簿用舉者遷通仕郎又以鹽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折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通判溫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官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辯屬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於詩樂善多愛尤喜誦它人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探求猶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惡其近於諛也平生故人去爲公卿足不及門不通餽問若不可以親者居官潔修自好願以所涖皆丞佐不能獨有所爲以自表見於世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自謂賁育不能過也朱勔用事負貴驕橫士大夫獻讒諛備使令以濟其惡靖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仕常欲去而無畱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於朝廷之上故文章不大傳於世行義不博聞於天下而獨爲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宗

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於因果名相之說遇任處則據榻臥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於所居之壁纔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柱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亡叔墓志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益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婁試於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蒐攬羣

策片言投匭往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於一遇而單游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於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敘而志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械曰稹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於易不守先儒傳注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於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迎見立解超羣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爲不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於說理辭義精確不爲空言嘗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而治其家閒從里長者劇談縱譎以爲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

竊聽他日記疏以爲口實君蓋忘之矣疏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十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無謬語實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強氏生子十人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邈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爲軍劉彭年左迪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席崎右從事郎新監溫州鹽倉施增左迪功郎新授台州司法參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於縣之西鄉鄭君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所爲文辭見君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間宦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世閒共一蟻埴況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遂別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祇繫其逢銘以著之閔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志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皇考佐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爲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熒然踐巍科登膺仕多爲世顯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東書游四方聞一善士徒步千里從之嘗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於此而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爲擇所從口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實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去久之去爲汝州司法參軍以最升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人嫠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普安縣君再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中奉大夫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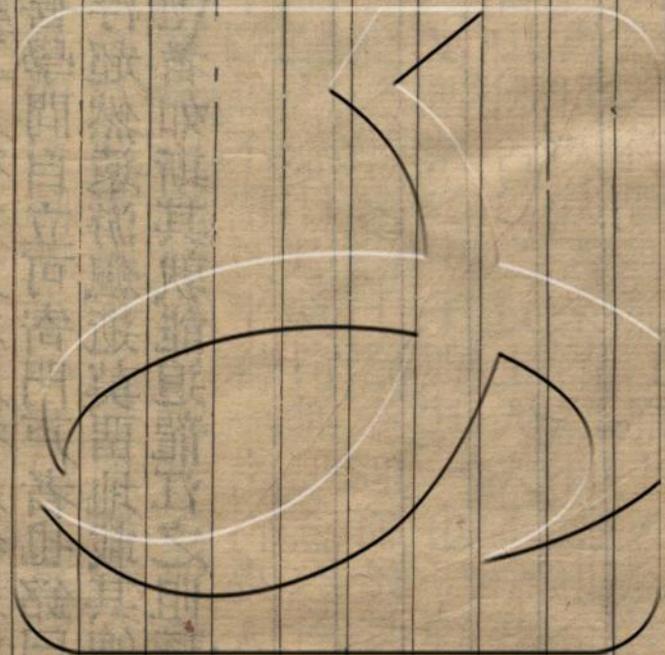
祕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木輓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翰其壻也餘一人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三日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常州卜地於州之南武進縣謁龜視日皆吉遂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懷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燭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微恩倖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有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筦庫視窮通寵辱接於其前而不置休戚於心頽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材能自奮於稠人中公卿大夫皆論以爲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祿而傳祉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不銘也銘曰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茲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翼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君其息焉以燕厥後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志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孔子之聖而失之於子我人心難知甚於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待以爲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之貴或起於刀筆或起於行伍或拔於芻牧或用於夷虜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得人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爲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於其間往往迂闊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略遇事無劇易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紉於世議而不用以死爲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爲縣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縣縣令儒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應之無畱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興所須資糧屨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兩遇恩

循右從事郎秩滿紹興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
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月
庚寅葬於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國子監主簿王
湛狀君官壽世次爲書來請願有述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
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大夫不余藉驂不遠數百里過余相
勞勉於羈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
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弟而寓公羈客滿坐
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爲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
所疑里中鬪訟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人意滿而去聞君更有
所屬則具衣冠抱牘趨而至惟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棲凡
市井無賴屠沽駟僮兼并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輒忤目指氣使歛
然響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官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
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言已窮於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
亦卒無所就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卽駒也女嫁進士鄒宗皋

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宜黃時駒始
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
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飄逝莫畱地載其魄拂龜端策卜此玄宅龍
江之湄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

墓志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万俟公墓志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爲治道之首屏遠壬倭驛召故老於湖海數千里之外於是右丞相万俟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賚甚寵越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參知政事當是時天子厲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被讒斥去國十五年以上記其忠卽日馳召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略以爲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竊取無藝公私埽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校軍政墮壞士不知勞將帥養

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不旬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搢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卯薨於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飭中貴人挾太醫診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屬於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狗馬之疾浸革自度不能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祕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致中直祕閣勅內侍副都知衛茂實典護喪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撰日奉公之匱歸葬衡州又詔兩浙轉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嵩字元忠姓万俟氏有韓普者與其子洛俱爲太師大

司馬錄尚書事顯於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於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徙公實開封陽武縣人曾祖珍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大中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大公幼奇穎有大志讀書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參軍未赴選授相州學教授代還授潁昌府儒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錄建炎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間羣盜蠡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憂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陞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

暴爲閭里患公語荆南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觀其所爲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於朝改授副總管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下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貴之欲益示以逗留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懼劉光世建請舒斲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衛公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僭悖之逆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夔路漕臣李垎奏劾知萬州馮時行跋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塊然在荒茅篁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不辜豈宜付外臺耳目之寄又言柳韶泉普四州官吏鬻獄受賕執殺平民縱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又言使相遇郊恩奏任子孫益循舊典今邊圉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

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事如此於是上聽其言皆以爲善而公由此大用矣徽宗皇帝梓宮還詔公爲永祐陵攢宮按行使竣事還奏拜中大夫參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顧公曰使事言旋復有此投以卿體國勉爲朕行公對曰陛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大母東廟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日者獨斷屈己消兵以交鄰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命萬里絕域實預榮焉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爲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以爲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不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又以南宮岐檐夫告者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矣公曰岐檐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公給上公退而歎曰丞相誑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爲此

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愠怒聲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紙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談而言章亦踵至罷爲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賜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藉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問勞彌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已愈怒章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知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眾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十歲在馬太師曰沅人視吾爲去就吾去則率而潰矣堅臥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傑丁壯具矢石聚芻糧閉壁以老其眾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万俟公也及是公來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公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

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
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爲詭激之行三任內外學官尊獎賢能士有
片長寸善如在己汲汲然惟恐不聞於時四爲監司郡太守有惠
愛訊刑議獄傅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
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朋姦罔上公獨持一心顛頓困窮僨而復
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己聽公公亦奮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
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資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
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於流涕也公嘗提舉實錄院皇太后還御
宮寢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刊修貢舉條法
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戶食實封一
千九百戶享年七十五配侯氏故承議郎廌之女封同安郡夫人
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夷中右承奉郎直祕閣曰致中右
承事郎直祕閣曰居中曰粹中四女右修職郎李詡右儒
林郎吳佺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侃曰傳曰倬曰侶

女尚幼公姿度夷曠留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恂護其短而樂道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於處決大議忠守端正果敢明達亦不苟且而安隨權門如市氣燄薰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屹立於回流急湫中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守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爲修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亦莫言十二月己酉葬公於某縣某鄉之原宜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匱次毗陵亟具小舟馳弔已而二直閣泣請銘某辭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二徧稱歎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爲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興運雖剛方難合婁以讒蹶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有符

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身徇君臣之恩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蠟言梟貌堯舜之徒既適可願盡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巍巍昂昂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柔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膝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卻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蹇一節不欺爲忠踐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黨讎一日三褫曲突之驗憤而復起帝曰歸哉相車崇崇如左右手以訖爾庸道遠年徂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計聞震悼胡不憖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諡追榮有誥議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闕於幽宮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志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船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銜為圓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謀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纜貫一夫鉤偏投諸軍之伉健彊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縷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上銳為救孰視躁擾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千里欲潛師度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棧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錄俘囚束之沈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贖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

血千有餘里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於江者繁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綬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慄悍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疆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貰貸累券千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裊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金甲朱旗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諜知為貴將駙馬郎君兀諤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眾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浙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矍然問曰汝為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

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爲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託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招捕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道歸彌大斬以徇眾反側洵洵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於草間耳眾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受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卽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

負囊韉以從建炎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輒起異圖擁眾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爲囊橐哀凶聚慝視君父無如也於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繇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椎牀大呼雪涕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卽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禽之吏士謹奮傅亦就縛卒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捷書至除

檢校少師改武威威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
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羣
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眾數萬轉掠湖
南北而劉忠者冠白氈笠自表最彊盛上面命公副參知政事孟
公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傅城而陣汝為
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
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
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鬪志非汝為比迫之則併力玩之則生
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更相猜貳倒戈相
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氈笠者負山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
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窮馳小舟
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
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彊胡不量
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圍城池之大□□然莫相知而

五路之師日至間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庶幾景德澶淵之
盟足以為德無何劫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
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粵皆罹其毒諸將
按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
善騎壯士健馬被鐵衣數重上下山阪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
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南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
射之法號背嵬軍如古羽林飲飛射聲越騎之儔履鋒鏑蹈水火
無不一當百於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
孛堇撻也擁鐵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
撻其胷下搯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剗敵弓
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虜大震駭
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眾又轉戰至高郵卒
擒撻也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至是胡人一再敗衄稍知沮畏雖
時時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

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閒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判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眾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遣一鏃按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揚虜酋撻里字堇者驍勇蓋眾獨出跳戰不勝而逃有馬太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完顏烏陵字堇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詬以從使駟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宴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道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

將相之官以祠官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爲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方公被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於道疾益侵始用公請冊拜太師致仕計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首渠奔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封之內掃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便屯江左公獨畱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虬蟬蟻子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爲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

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劔戡除大憝爲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
富貴始終官一品爲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
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
孫書勳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口國公祖廣
贈太師口國公考慶贈太師口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魏
國夫人茹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丞兼權尚書屯
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
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
右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霽左迪功郎充廣安軍教授馮用休左迪
功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萬修左迪功郎新授福州懷
安縣主簿劉莒左迪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逢右承事郎
充祕閣修撰張子仁其壻也二人奉道爲黃冠孫男四人挺右宣
議郎直祕閣杖右宣議郎直祕閣格右承事郎栩右承奉郎公御
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糗飯與眾均土以

故樂爲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
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
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旣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
路倚春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
然集而錄之爲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爲希代之寶公病
且革故時將吏聞疾臥內公曰其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
中流矢未嘗退衄痍痕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
首領臥家簣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年十月庚午舉
公之匱合祔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秦國夫人之墓於是
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益奏乞本朝有名位
能文章名公卿大夫功德者爲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
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辭
乃卽平日所見聞志其大者而係以銘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牂羊之首墳犬爲妖萬騎控弦鼓行而至諸

將按兵拱手坐視暨韓公山西之雄赤心許國誼不營躬羣梟
譟謹伏闕稱亂奮槌一呼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
市封爲鯨鯢胡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犬羊膽落
江水爲丹電埽霆驅威懾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疆
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象中興
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國恩粗報苟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
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擔夫爭道烏乎逝矣生雖有終
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闔閭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巋然過者必肅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志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曾祖遜不仕
祖褶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傅公有五子伋最幼紹興中破
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道中上意遂躋法從本兵柄以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始用故事褒贈祖禰爲東宮師傅而句容之
巫氏始大公氣質沈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中崇寧初

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月有試公與諸生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
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偶久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
進少年公歎曰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耶盡焚
棄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之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
著爲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爲戚疏厚薄亦未嘗降
志折節以屈於一人性嗜酒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羣從之
豪挾長負氣數使酒侵公公一語不讎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
意消往往媿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全活見貧
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去不以告里人聞人氏
請公數千緡爲子母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
爲五已復爲三聞人盡易大錢貯幣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
遂羽化耶眾怒爲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學而樞密
公方束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爲
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闔府諸生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

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爲公之子也以字命公曰公老於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問夫人曰吾愛伋甚它日必亢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於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鬪者公損數百萬若棄涕唾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爲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仁義以爲子孫無窮之賴於是樞密公起家爲名進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寮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爲巨室天子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爲宮師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於死生之說病且革顧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宴然而逝實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於朝建佛刹以薦冥福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其子遇内外

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普安郡夫人諸孤以是月己酉合祔於少師之墓五子者長曰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僕曰僅皆以文行爲鄉縣所推季卽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爲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薦禮部今爲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爲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爲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劔拔十尋干霄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於厥躬責報於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各位通顯爲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壘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不停哀大氓之溺貨兮牛腹尸而不盈繫達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贏棄千金而不顧兮奚墜甌之足驚空四壁其無有兮獨家傳於

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吾兒之靈馨貯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爲門兮陋區區之滿籛納茲銘於幽竈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志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爲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爲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巨碣寘庭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著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庭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爲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爲方伯周氏浸大矣於是奉大夫之命徵余文記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歎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弋陽縣人曾

祖文坦卽十公也祖備考知雄韶州樂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經學古爲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歸伯兄蚤世方治葬送一弟又遇疾死顧影子然家事亦在茲出一門賓祭衣食之奉正事之輪外姻屬人之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屬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子業久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天子疏恩命公承事郎凡十封爲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爲郎時以所遷一官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又賜服金紫余嘗讀仁宗實錄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文捷以諮貴拜十一官於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國史爲天下父子希闊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爲烈丈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典冊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接遇少長戚疏常欲處之於無過之地間讀前人家訓可爲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閱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

容爲之歎惜兄之子出分里中兼并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爲必得
之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氈故物也不可斬一費按親鄰條令馳告
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爲錢八十七萬云喜施貸凡有句請無但已
者事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實信如所云也
故一鄉之評謂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欲老益精明待制
守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劔門蜀棧之險卽日上書
句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雖老尚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
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涯靡不游
而巫山祠三游洞在高巖窮絕處蹬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拄一
策褰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郡守貴池徙番陽去
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所往來命卮酒道舊故以爲笑樂
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久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
千石之奉待制除江西大帥候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
首鞞鞞充滿門巷公雖臥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廩粟周其乏

財三日公易簣矣將吏奔走給喪事如在官府大斂已羅拜庭下
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曾有也
元配吳氏忠州文學季文之女今配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
子長卽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西路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次執紼先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
適進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閭闔閭閭闔闔右教宣
郎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闕右從事郎江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闕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
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容通仕郎李有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
符懋程繪其壻也會孫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
酉奉公之匱葬於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於是待制公以
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於其躬而以燕厥後
子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甘泉侍臣之列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
知吾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銘銘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幹生菌孫枝出林周氏種德爲山九仞封
之殖之百年而信赫赫大夫禠順裏方續聞成宗纂紹有光燕壺
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地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紫綬金
章拜後拜前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
慶遠彌長如川方至河公望洋前田之原卜此玄宅公孤追榮嗣
有褒冊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志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葬而余之壻右
朝奉郎李濱老方從事在越諸孤狀君行治屬濱老以書來曰周
君會稽嵎縣人沈毅有智略爲縣豪長者未嘗讀詩書而劇談世
事斟酌可不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
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畢入於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扣門不以
存亡爲解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大夫皆喜與之游而浮沈里
閭卒不爲世用以死其子汝能者以文藝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

欲請公文志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語
爲銘君諱侁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
君而滋大參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
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損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
吟夜誦陶濡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朋試於有司子姪三人連名並
中而汝能爲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亡幾汝能者再試禮部又
中乙科於是會稽周氏爲東州望族歲饑羣惡相煽而起晝行剽
夜依山柵險隘以自固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顧未發不先
事折其萌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數百
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羣偷讐焉已而將吏移兵捕誅
君曰鼠竊狗盜爲飢所驅耳迫之將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
壘傳一檄召之可毋戰而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
其貲者曰餘黨未除益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石
俱焚矣於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安撫司準備差

遣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包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
棧糗糒往飼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
府白尹曰涿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爲流勾錢竟不可得守令
且負殿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者輸之君資
慷慨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賈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
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槨以斂
死而無以葬者又聯數千舟跨兩谿間爲梁以利涉者以故屬續
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
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疏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
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君辭乃
奏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蠱有父
風次汝弼蚤卒次卽汝能右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次汝礪二女
適進士盛卞右迪功郎徐與夔孫男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
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

其孤以明年十月某甲子葬君於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夫
人以耐諸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左芝於寢中色黃而澤按瑞
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爲純孝之感銘曰
刻之水可舟載德變世分與之交流刻之山可囿種德百年兮與
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邱雖死不忘兮故曰壽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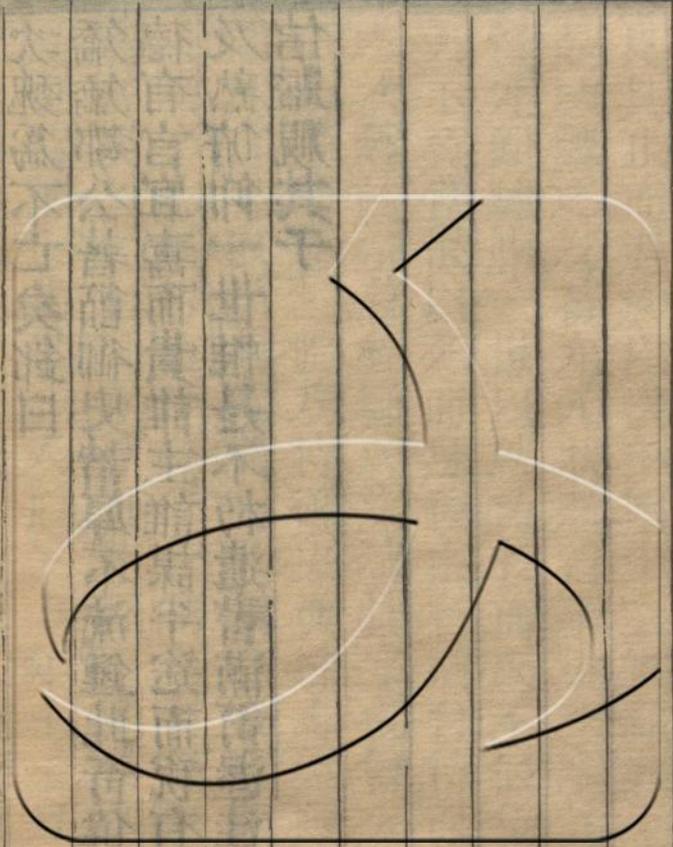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迪後學爲大宗師天下之俗
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源然日大於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
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川道訪公之遺阡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餘
韻猶存乎弦歌之音舞雩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
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
文詞古雅深厚有典有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佚游燕嬉以
棄一日蓋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
魏惠然過余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深辯麗疊疊數萬言終

不肯出一伎投眾人之耳目以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
率齟齬不合而驚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於千百歲之上惜乎未
見其止而遇疾以沒年四十二實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於
是次魏之友黃允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
賢達固馳驅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於施設不博見於
天下竟資恨以死而身後之名猶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敘而銘
之次魏諱宗蕃姓鄒氏次魏其字也會太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
中靖國間歷三院爲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
職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爲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
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修介特有奇操里中伏其高次魏娶甘氏
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曰升卿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甘以靈趙
良史皆善士孫男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宜黃縣吳
城之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曰死生
天壽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鄒氏以

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
幼子纔七八歲誦其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譽號奇童噫嘻
次魏爲不亡矣銘曰

矯矯鄒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此奇偉追駿羣聖馳騁百氏有
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半途而稅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炊未
及熟俯仰一世惟是不朽遺書滿笥渥洼之奇墮地千里以爲不
信歸視其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墓志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志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山亭侯澄爲鼻祖距今千餘年諸戎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室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往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斑斑然以宦學世其家爲聞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然數義興譜山亭之昭穆爲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山亭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爲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繇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朝而蔣氏子孫有名籍於朝者比比出焉公諱璨字宜卿曾祖九皋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真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歲而孤鞠於世父魏公誦習羣書操筆爲章句已卓越不凡

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注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益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遷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憂除除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譟於轉運使之庭排門闐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變馳往麾其眾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歲薦饑羣盜白晝入市市人惶擾不知所爲會公謁客與之遇盡執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過侵暴公爲治次舍具糧糗嚴兵憚之既至斂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實漕商舟楫之聚有杜興帥所領屯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招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昧於

一來飭吏卒持酒截逆之而盡驅離商出境興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畱一夕遂行事聞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升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在草莽中於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流亡立關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有操農耜攜婦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歎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爲恨累轉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師世家大族恃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使俄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啟問使君無恙公褰帷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刻石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如律令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乏所過屬州暴骨朽齒狼籍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授錢米每斂數百軀則穿一大

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號叢冢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爲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卽西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閒過勝日稅杖葛履從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於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爲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於羣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聲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於心皆於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詩文自幼壯逮老連榻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余南遷過疏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爲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兩淮薦經兵火公私埽地滁小州尤爲窮陋獨有上供錢向著板籍中戶部移

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札耳有詔蠲之又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爲桑田奚不可而無賴告許官吏追呼無寧居者令丞職在勸耕實擾之也以故良田上腴蕪沒爲汙萊爲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肆耕其中人人歆豔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實邊爲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姦偷鉏刈強梗植善柔撫貧弱獄市爲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出於民公請於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庀徒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爲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強壯少年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貨通爲囊橐囚閑柵中無脫者公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寘諸法遂絕水潦大飢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人老幼強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餓

者已而屬縣長洲鬻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
玉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病矣以二
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
年所蒞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
綜理庶務接對賓客餞過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
疏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暄之問一不以
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卽席賦長短句昇歌者持杯勸侑巧
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府治有唐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劉
禹錫遺像號三賢廢於兵火久矣公卽故地繕治祠屋繪三賢像
自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堂與從父
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從踵其後衣冠之盛搢
紳歎慕以爲口實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
怪奇偉麗獨步一時凡今仙宮佛廬穹堂奧殿會臺崇榭得公書
榜以爲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殿中上顧

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道健不類老者嘉歎久之有詩文三
十卷藏於家享年七十五娶同郡李氏承事郎畸之女贈令人一
男子志祖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
鎮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蘧蘭並登仕郎蓋蕭范該公遺
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生無嗜好沖澹簡遠有
晉人之風家無千金之產聲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
寢食讀書著文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
少長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爲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治齋室爲
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如家待寮吏如賓友
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抵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爲輕重
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
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兩已遇恩當任志祖
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喟曰眞吾
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

佳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冢墓手種松柏環之從旁築屋十數楹舍
守冢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年三月某甲子奉公
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附銘曰

蔣侯開號自山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桑敬止千
載相望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初仕歷宋二葉持橐入侍魏公
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噌吰卓瑋繫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
書不俟憤悱落筆千言四座驚靡於時魏公孰視而喜喜而賦詩
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振饑如
哺其子按節十城曰古口使布宣上恩澤及枯骨閣省之華殿廬
之祕父祖百年三貴並峙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愁遺俛仰一
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齒
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志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以父兄爲師

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根柢文章關捷筆墨畦逕
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
擢名第當是時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伏臘翁媪坐堂上
諸子環侍袍笏盈前進卮酒爲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王所賦常
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間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
曰宰卒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祕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
閣待制曰守四入尚書爲郎典大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祕
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繇簽樞參大政終資政殿
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於是張氏一門爲江左衣冠之冠惟直
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
卯感疾終於椿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實狀公世
次爵里始卒爲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於辛酉嘗爲國學同舍又
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投閒歸宿田里公亦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
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公奄忽下世宜有銘以紓余哀乃次

其語爲志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淝人七世祖訓仕吳爲太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號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爲晉陵人至宋興張氏比比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築兩第相望屹然里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爲丞輔焉奕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會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卽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釋褐爲眞州司理參軍代還以最升從政郎開封府陳畱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罷爲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教郎又遣趙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馬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還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爲

據建州叛詔遣參知政事孟公庾爲宣撫使督諸將捕誅辟公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左朝奉郎大資公帥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干賞七年遇明堂恩賜五品服召爲司勳員外郎俄改祠部郎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艱難久仕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常欲有所興除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爲姦有戶輸粟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爲盜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命祖宗之法官吏抵贓罪併坐舉者今法令明具宜詔有司申嚴監司郡守繆舉之罰以戢貪賊又言國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

敵奔散爲盜靖康覆轍可以爲鑒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馭眾
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劍客驍勇絕倫之士其領閩漕以使事
入見又言天寧萬壽寺改報恩廣孝爲徽宗皇帝追福之地而廣
孝犯太宗皇帝諡號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
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
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爲非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
最近民百里之內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孰視不能下則入吏手
矣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曾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
佐縣校之懵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上每嘉納其在吳興治道清
淨不事聲章整齊大體闊略細故不治苞苴奉貴權不飾廚傳稱
使客奉法循理期於不擾至今以愛利爲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
仕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親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
堂於舍西偏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又三請宮祠四轉至左朝
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

樂易不立崖塹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侃侃然恐不得
當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曾中甄别人品如涇渭而臧否
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儻來寵辱得喪所閱多矣而不
見喜怒非意之干猝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
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遣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
麗古雅如其爲人不務琢雕爲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議之文敘
事詳實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未嘗與人爭而立於爭
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郡則旬閒凡更二十官而無
絲髮過差挂吏議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
呂氏有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疑疑自立遂豐其家公歸
矣宜人選飾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意之適賓至卽
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歌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頌
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夫當著之文爲世範公喜振人之急有孤
女未嫁死而無以葬斂者宜人先意損金幣賙之無秋毫計惜以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七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暑原上甫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匱合耐於宜人之墓墓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置屋十數楹以舍守冢者號休休菴蒔松柏疏池溝治牆垣植藩籬不侈不陋裁處具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杖按行瞻顧裒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爲常木已拱矣公於是息焉公沒後諸孤類次公平生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餘卷藏於家生五男子大成右從政郎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迪功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煙火公事士成右迪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從事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女十人男掀擴排掖排掖女尚幼公本六子第四子自成者出繼公通判兄寅爲主後今任右從事郎新監婺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羸秦之季蹶楚安劉傅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曠不絕史嘉正仕唐祖孫父子號三相家鳴珂之里歷宋二百益大而昌東西二卿門戟煌煌繫公伯仲高辭擅場射策君門一發如望番番二老旣壽而康行扶坐侍手笏腰章扶疏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昂有如我公白眉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耆儒中臺望郎意有不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堂有酒如澗客至舉觴倒冠落佩以醉爲鄉師心而行與道翱翔孰云逝者有化非亡乘雲跨箕至於帝旁後暑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銘

右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六日感疾終於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右宣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葬年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今子釋其殯犯大暑絕重江走千里屬於不腆之辭

以圖永久豈敢以既老爲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温字汝直明州
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
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書有聲場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
他經政和二年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
就除雄州州學教授秩滿調衢州西安縣尉宣和二年改承奉郎
知越州餘姚縣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郎鄆王肅王景王府贊
讀上卽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郎
俄改倉部紹興元年又改吏部再遷朝奉大夫三年知衢州時有
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
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己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
而子敖以我爲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
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
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辯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
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

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爲少卿權知臨安府遷左朝請大夫直顯
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爲權貴
人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嘗抗己罷公爲直顯謨閣主管台
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
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爲樂興功利飭蠱壞所泣
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鴉
音尚可革況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彬稍
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爲民患公不以屬吏召諸豪入縣庭
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之應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
令乙捧檄而出無異言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徭役者無虛日
餘姚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無訟矣縣瀕海舊有
隄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圯壞民之墊於海者呻吟相屬也公舉眾
力復之隄成而七鄉並海之田桑麻稔稔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
號燭溪疏通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

歲旱東鄉厭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東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日行縣至其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爲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水而訟息乃卽治所爲樓於門上斂勅書藏其中高明碩大爲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於大門外凡詔令當頒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流榜曰承宜云吏部案牒南渡之後水火焚漂掃地盡矣一時予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公至羣訴於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無者爲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辯數不爲誦用事者益不說公請郡得衢久之詮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人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去畱落踳躑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得升改者公出囊

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送訟其子公械送獄徐召其母以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慮囚公曰汝母訴汝當抵罪又欲貰汝破械縱遣爲母子如初有姑暱婢讒而虐其婦婦求去而姑讒誑喧訴不已公曰汝爲人姑信讒而出其婦婦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母奚爲自破其家也答其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事其姑姑亦感悔跽謝而出邦人聞之太息曰使君真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州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卽乘輿至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口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帝姬舍郡邸羣奴怙貴劫請州縣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祁王也不爲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亡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

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補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舵交錯其中十倍於舊一遇啟閘奮棹爭前進有擊鬪傷敗之憂退虞潮波覆溺之害公於是鳩工徒疏龍山河修復舊閘啟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楫皆便之湖人喜私釀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空甌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從事人感公誠皆徙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迹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財計屬時多故暴斂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豪取於民按視經數設爲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爲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沒之姦羅不急無名之費貲聚沛然上下瞻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

所以開闔斂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卽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爲太府司農出爲轉運使皆號稱職公之材見於世用蓋如此而婁困於讒忌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於效一官任一職無大勳名爲可惜也二十七年上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旣葬有雙芝產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錄潛藩之舊擢吏部郎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於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沐絕淮沿江僅次毘陵而嘉禾叛兵奄至公倉皇負匱舍一佛寺寺僧驚逃出矣公獨置一榻臥喪側羣盜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舟舟爲航海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益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南京持旅櫬歸葬聞關盜賊跋涉數千里而後

得至此舟人以驚觸神祇爲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
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耐先壘
香火未收風回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持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
之曹娥埭矣既還治葬送耐孤養擇士嫁遣二女又奏乞隨龍恩
任其壻一子未勝衣而天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爲主後今爲右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吏部相戒爲蚤退閒
居對牀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逝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
識之行吾志公配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於正奉之次既得十
又從旁築一塋遷耐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於地下奚
羨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之匱合耐於縣之桃
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卽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
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
樓璩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郎洪
筏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迪功郎通判海門縣主簿積中得中

端中精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進士姜械餘尚幼曾孫男揆公
慷慨特達勇於爲義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同舍生將論升而抵
規罰公歎曰選補之法躋攀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墜重淵不復
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參知政事王絢爲學官聞而義之事遂已
已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爲顯人四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
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死而無以斂葬者公爲首倡士大夫應
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爲歸紹興初余被讒斥徙象郡舟次
三衢頓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閒遣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肴
醴之餉亡虛日蓋過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
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爲殿最於是五人者在道途
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
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內溝下石之虞公亦以抗直忤宰相出守
已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
賜於數百里之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爲書少紓懷惠

不報之責而老去廢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生於時有遇不遇偽鳳楚說真龍葉懼踊貴屢賤惟時之遭堇
啄豨苓而伯其曹眩於創見越戈吠雪敗於既厭吳牛喘月矯矯
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眾醉獨
醒人棄我取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蚊蚋過前視之無如孰蹈坎井
擠之下石山鞠窮呼號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緇廉貪立懦百
世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讒乃忌一斥不復短褐練巾匹馬
二童儒先哲艾閭里之宗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互千萬
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諱大聲字欲伸以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二十二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沉右官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有
治迹晉陵余所居里也葬有日沉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
葉儀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為書馳一介請

余文刻之以銘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文祐考璋
承仕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公束髮受書英妙秀發
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於鄉升於太學選於禮部皆中有司之法
遂收其科政和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
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屢除睦州州學教授方臘聚眾數萬起
為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
門曰烏合之眾易與耳可亟進無畱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天而
下也臘投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
調温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
參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修撰為守將顧謂公曰諸縣獄訟不
得其平訴於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
以閉閣坐嘯矣公庫歲醢黃雀故供餽問為故事諸邑網捕以數
萬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此何
為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令斷治皆自己出日盱縣庭閱然

無行迹於是州將又以瑞安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
牘至累數榻公一覽輒得其要摘治頑狡之舞法者發紆冤憤之
無告者訟斷一空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
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振飭蠱壞舉軍欣賴忘
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
諸路錢糧召還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
糧就除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西路提點
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爲山內之吝在戶部稽攷諸軍
庫積贏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核軍實杜吏謾復得贏錢數十
萬於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賂鬻賣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
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擊轂舟銜
尾相屬於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所涖緡錢有羨盍致其
餘無爲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
以貨取耶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

貶一秩罷歸公清靜寡欲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第去墳墓
里所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間遇生日凡俚俗所尚饌湯餅進
卮酒爲壽皆不講第燕坐一堂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
終始意所不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
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鴈蕩山中無妻無子隨僧蔬自給一
日過公曰端友獨一身老且病以後事累公矣已而計至公匍
匍馳救具棺衾治冢坐葬斂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
公且召用又坐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
累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黃氏封宜人諸孤十以明年三
月某甲子葬於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二人長卽沆也次洞前卒
次淳右從政郎新廣西南路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孫男八人棠
棗榕杞模楷棠樞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柯榮餘
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日宜人黃氏亦以壽終遂舉以
耐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說以隨鬻珍髭於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口兮舉肥表獨立兮汗漫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永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志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疾卒諸孤卜地於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其書走介屬父友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讒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行人於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宜黃寶積院當是時投荒萬里畱落異縣獨遊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余一見傾蓋如舊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從諸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爲笑樂志新居間侃侃然不動聲色危坐竟日不見頽墮之容若不可親疏者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象旋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返問遺之書積二十年累數百紙久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孤謂不朽之記宜見於余文乃

敘而銘之志新諱陶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宣義郎致仕父餘承議郎守侍御史侍御當建中靖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素貧不治生產既沒無田廬以歸志新廉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粗接似不能言者卽之旣久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聽而韜沂自晦不願人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遂豐其家清淨寡欲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於舊鬻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鄒君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享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通議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暮以文學知名嘗一試禮部不幸蚤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鹽稅曰宗說曰宗舉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諤皆以學行世其家宗舉亦前卒七女子涂中勝許世緯侯愕李佩弦鄭顛伍誥饒行周其壻也孫男十三人升卿子卿巨

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慈卿斌卿孫女八人
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臨川念志新嘗振余於羈寓困絕
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鄒志完江民表往還書
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
御之亡而喜志新爲之後又有會稽楊煒嘗移書鐫誚鄉人之輔
政亡狀者後十五年煒令黃巖鋤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益
以詆時相之語錄本訟於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爲城旦投
之海隄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臥臨川客邸中不能興志新適見
之昇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贖煒驚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
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於老死而不遇也銘
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絕塵不緇不磷以貴愛其身
而裕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志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宣義郎致仕諱
齊之孫撫州宜黃縣人也侍御捐館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
待程督己能感厲自奮於學既冠學成叟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
歎曰吾屈首受書爲五斗米耳況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
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於是築室反耕不數年
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顧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
窶無贏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俟以歲月
然後可冀一名於卿大夫之書則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以故忍
而就此今有屋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飯汝汝曹勉讀父書無落吾
事己乃闢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之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爲
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
其財刺之不殊宛轉臥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旁具湯液
分食飲且旦撫之俟其復甦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貧不能
歸志南贏糧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於爲義蓋天性也

資沈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歡然無間爲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
感寓則琢爲句以韻次之爲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
月二日卒於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卒生二男子
曰禁曰莖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日甲子合葬於縣某鄉某之原
以左奉議郎洪州州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於余余頃寓宜
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
余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
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
爲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迺爲之銘銘曰
韡韡鄒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疇不配德筮日諏龜
考君室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墓志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志銘

乾道元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
其事天子曰吁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視出上方名
劑馳賜問安否絡繹於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
不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乞骸骨以終天賜上惻然始許致仕翌日
癸未公訃聞兩宮震悼輟視朝賻金帛加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斂
又詔太常撰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
恩久備將帥誓將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臥家
簣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
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
其子孫七人親御宸筆賜諡恭簡敕使者典葬事喪舟所過州縣
發吏卒護送所以隱卒崇終賻恤有物褒贈有告節惠有諡平生

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光寵極於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贈太子太保妣汪氏新興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安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爲宋巨室公博覽彊記文章長於議論傳經據古不爲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中擢第二名實暴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爲國器授翰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爲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館職宰相怒公不詣已授洪州州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爲事始履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應實信踐之二十六年召見談治道中上意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今天子爲普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陳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辨所以起導聰明有諷議切劘之益除起居舍人升起居郎編修神宗皇帝寶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國之強弱盍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將帥揀汰冗食之卒以蒐戰士積穀以實邊儲節用以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爲漢文帝彼犯邊則爲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錫鏐帶象笏寵其行賜親札所以眷顧拊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士當是時也大將吳

麟累官闕至帥其下姚仲王彥之傳亦建節旄龐臣宿將矜功負
貴雄視一方異時守帥以文令則玩於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
武競則窒於暴而上下相盼伺不得其情故人爲難惟公檢身以
法示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三邊土自大將下至裨佐開心見誠
不事聲章不立崖塹馭軍戢吏恩威並行間遇邊遽羽檄紛然從
容裁決皆中機宜會虜騎度散關人情洵悖公跨一馬日馳百里
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又
遣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胡馬退舍方議捷奏公幡然倍
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喟曰以身督戰而
功成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爲眾所推者上
之朝備統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勝士與幕府參佐之
賢密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聲皆號稱職於是百
官趨前萬兵擁後蠻蠻夷獠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閒遠至數千里
外目使頤指翕然響應無一□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

體者也州城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急
於此者卽日飭吏屬起羨卒具糒糧蓄財用俾圖庀工立表受事
計日而成民不知勞高墉巨壁周若千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汰
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絕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冒白刃於少
壯之年而斥棄於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詣府猶有馳射可備
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其罷癯不堪事則給義
倉遂無失所者威茂激瀘四州地接西南夷邊吏貪功夷人不堪
則屯聚而爲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自是兩
地宴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權酷歲課不登者五十萬監吏
無能否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公奏除之夔路例給鹽充糴本官吏
並緣所給財十之二忠州太守楊光疑知其故令官自鬻鹽得錢
糴買不以累民忠人大說公推其法於一路至今人蒙其利成都
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之田皆爲沃壤積久填淤公集三鄉夫
共疏之累土爲巨防表以石柱植榆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

崇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所營最爲舊屋崇寧中推三舍法又建新學連葺接棟幾至萬礎遭時多故師生之廬日入於壞公屬九縣修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爭出錢以佐財費輪奐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賓屬拜焉地有黃巢墓松楸延袤樵牧不敢犯公曰巢出潼關轉寇陳蔡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於朝安得墓在此命夷之妖人王思聰挾女巫蓄一蛇晝夜聚男女爲妖公曰左道惑眾亂之萌也命殺蛇黥思聰徙之遠方而境內淫巫爲妖妄者皆自戢蜀人繪公像於文翁張文定之次置別室祠祀之謂公視二人爲無愧也天子受內禪恩遷左朝請郎又以宮邸之舊進左朝奉大夫召赴行在於是公帥蜀三年矣兩蜀自劉旻王均李順之亂姦訛朋興眾心危懼日三四驚無寧居者時有馬正惠文潞公張文定隨事鎮撫皆以功名著稱天下建炎以來北胡擁眾數萬

窺蜀朝廷宿重兵扼劔門之險積三十年師老財匱非若曩時羣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軍之眾禁戢姦盜護養貧弱內外斬斬不聞疾步急呼軍食歲爲米百萬石爲錢二十萬緡而猶有調發不時之須公爲更關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征暴斂之患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爲兵羣言籍籍以爲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旣去有追路數百里而後還公尋具奏以足疾不良於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圃植巨竹數千桼桃數百本環之號竹隴謂人曰上恩許整均勞實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兩淮震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單馬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誰與戰靖康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矣而虜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無

人之境誰與守且當隱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厲兵
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舉旗斬將之功守則有金城
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
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上即位爲鹵簿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
命坐賜茶詢當世之務以上卽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
致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增知有
滅楚之志句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
之役今陛下坐薪嘗膽欲刷四夷之恥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於
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辨已而使人
自虜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
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
恃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屯田十
二利以破滅先零爲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爲屯田制
置使墾闢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餽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

望帶刀佩劍有扞邊固圉之實功效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
曰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收之有時取
之有數止於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蠹耗殆盡主計之臣取
其臨時趨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夷狄賊盜之虞水旱疫癘之變
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謂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才
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興於屠販樊噲
灌嬰是也或起於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
戴淵之儔亦出於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狙詐作使旁招廣攬羅而
致之爲玉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銳兵有正兵有
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爲將者必有奇材劍客投
石超距之倫以一勇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於沙斂而揚之
精則無遺金沙礫棄不錄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蜀聲
號顯融震耀四海天子召歸秉國柄於本兵之地公亦慨然自任
以天下之重國貧矣開屯田節浮費可以復富國蹙矣舉材武汰

允兵可以復疆得時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勳勞光輔中興功施社稷追配管蕭於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以慟哭流涕爲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娶吳氏銀青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平郡夫人三男子序辰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州景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通判史庭俊之子楸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端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軍器監丞必中者天才超鶩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號二王相繼及進士第而公被遇太上皇踐臺省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顧諸臣莫敢望它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卿弟可繼張詠朕不復西顧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祚推選舊德比公甘盤典司密命倚爲柱石昔曹參相齊齊國大治其後以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十度

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以驚世絕類而百不一試實志以沒命矣夫前薨一夕有大星隕於寢廬之側里人望而驚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公之柩葬於縣永善鄉石榴峰車馬原上公所自卜也故事宰執得建剏先墓以薦冥福公表請如令賜名教忠美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亦在少師之次指地一穴曰它日從先公於此至是諸孤奉宿誠併舉樂平郡夫人以附公志大論高尚名節平生慕范忠宣爲人疏財好義解衣推食振人之急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爲義莊館三族之無歸者旣與政請以范公約束著爲令俾子孫世守之如口分世業之法又築室爲家塾延賓師具糧糗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於學遇郊祀恩任兄弟之子自爲布衣至公卿無它嗜好官間吏退以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疑漢唐史評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續成都記凡百餘卷藏於家某投老歸田竊睹公姓名於除目之上聽想風采於摺紳士大夫之論以

不及見公爲恨公門人左奉議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壽
治行勞烈與卒葬年月日爲書屬予曰大資公每讀公文喜而稱
善而墓碑無辭以刻諸孤勤勤懇懇欲得公銘爲不朽之託其勿
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於柔武空於暴惟皇作極處此兩間仁
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立懦奮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
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
鉢權以輕重蹇蹇我公獨步帝臚振迅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
備道全美左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出擁戎旃長
劍倚天帶甲十萬如圍猶虎折箠驅之妥若兒女三邊宴然烽滅
燧息獸遁禽逃不見一迹乃作泮水如泗如沂投戈講藝橫槩賦
詩乃駕西郊褰帷問俗男耕女桑賣力買犢文修武鬯不茹不吐
畏而愛之如祉如怒高勳鴻烈暴耀一時繡裳赤舄以俟公歸進
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噫嘻曾不煖席山頽木壞遂喪國寶殄瘁

之悲不遺一老天子震驚爰及卿士當饋興嗟一鑑亡矣隱卒崇
終恩禮之隆祖門贈隧靈車崇崇有誅有銘有誥有諡大書特書
又將有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亡繫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
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
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爲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
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鬪之禍而權臣修
怨建爲紹述脅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
民解伏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事沮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
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險佞中
傷文致疑似爲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
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倉猝不測之難皆斥
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

之一擲卒至誤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跼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於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爲翰林學士爲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粘罕帳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桌以執政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桌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扈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粘罕置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帝十日再會何桌入見請行羣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爲質且云十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城

羣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蓋啟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於政地日詣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爲僞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者論徽宗皇帝非遷公與孫傅送虜檄十人之數再徙韶州公旣就道妻淑入劉氏詣闕訟冤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俟等十數公爲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儔字壽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爲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申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爲當世大人所器尤爲故相鄭公達夫知樞

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祕閣知河中府以公
貴贈正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爲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
書日千餘言操筆爲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
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正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
擢爲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
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徧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
外郎從卿士奏事殿上上顧見公謂正奉曰儔年少耳草數千言
文詞瞻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爲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歎久
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祕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
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
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舍視天子爲知己而大臣懟
公不附已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爲提點南京
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憂除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
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

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宮進二婕
妤公當制仍命卽日進告告入對輔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
除給事中兼侍讀置學士院宰相矣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
是以危公公秉一炬解衣卻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
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士聞之曰宰相
以己望人欲抑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
公亦得罪去矣公自曲江還次臨川聞疏山老僧善清者以禪學
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纔脫兵火中又落炎方
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冀有以善吾死也清欣
然肯之它日聽清語若有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
臨川道口抵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跡
之辯固敢望於世之君子而讒愬朋興變亂事實吠聲之眾併爲
一談雖家置一喙終日號鳴大吒誰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

佛僧捨舊圖新以卒餘齒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撥棄不擬道矣公又曰虜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諾怒拘畱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爲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旣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褻顯以王黼客遂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爲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僞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百官舍爲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爲首尚書省梅執禮爲首後檜論功誦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喪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以劫寨欲覆我軍結余都欲滅我國歸咎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羣臣偶以一省挂吏議至終身不齒旣以爲功功同有不賞者旣以爲罪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於愛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佛燈熒熒相視喟然危坐竟夕達曉遂別公兄擬字謙仲孝友過人嘗爲敕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

亭築屋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遣數夫抵臨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游四方代期至則從旁儼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從如堦如鏡舉熙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不世公杜門卻埽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園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然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臥疾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過旬公亦遇疾而歸臥起如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輿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星若姻族奔走驚呼瞻望出涕眞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二五日也享年七十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眞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儀三卷方外三集二卷辨誣證誤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幾微輒逆得之仲弟召蚤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

任子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在太學與同舍生劉時善時議以從妹歸公方十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時踧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冤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爲文識其事內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隲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蚤卒曰同能傳父學嘗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鄰右從事郎張溥右迪功郎徐璞孫男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於劉氏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銘曰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踞踞登趨御於帝所奏篇甫上褰旒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鷺舉魁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震海寓亟踐榮路徑躋冊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

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湧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欠之餘帝說而嚮將貳政塗大廈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中圯兩地興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閒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笑言未卒跌坐而逝死生之變亦已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於世世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志銘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第地數十畝薙除灌莽爲屋六楹瞰荆溪面諸山植竹樹環之號橫山堂予歲一過或再過與徽猷待制董公令升同載與俱公治具爲十日之留率以爲常其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無爲守代歸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爲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賦詩間作長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徽州領漕漕帥臨安移牧會稽纔數年倦而歸茂老蓋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一第疏園濬沼觀張盛具出聲伎追講橫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

去居無幾令升以病廢而端質亦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公之子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過余泣曰先君被遇光堯太上皇帝位於朝光顯矣宜得公文以闕諸幽予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士彰字端質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寧信安郡王諡僖簡祖宗諤開府儀同三司贈韓在考仲維廉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賜今名授右班殿直兩遇恩遷右侍禁政和初以胄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京畿監牧司准備差使宣和元年試上舍賜出身換授承奉郎特轉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胄生於宮邸所見惟華棖刻桷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絲之音所享惟華簪大蓋鼎載玉食之奉而性冲澹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羣試有司褒然出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於吏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涇州靖康時

東州盜起千百人爲聚不可勝數劇賊李成擁萬眾薄城下會守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守四壁公舍城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成食盡計窮拔柵而去於是四境之外城郭皆爲邱墟而涇州之城歸然獨亡恙欽宗受內禪恩遷承議郎太上皇踐祚再遷朝奉郎知興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爲軍虜騎退舍羣盜竊發無爲官吏聯民伍立堡寨推選眾所畏信者爲屯長以扞衛一方號義社久之社中人怙眾侵暴閭里爲患公至罷之籍取器甲悉上送官發常平粟計口給貸俾墾廢田歸塵市復眾商之業盜據合肥詔許權寄巢縣爲州治守帥五人貪冒贖貨倍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克復帥司還合肥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還隸本軍如故帥愠怒至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期至舉軍士民列功狀十數條請畱擢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瀕江之地霜降水落爲平陸春漲則與江漫爲一經界官庾籍爲田數百頃加賦爲進取計承

平時負郭之家連蕘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爲茨棘瓦礫之場官軍分占爲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奏除之移兩淞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祕閣知臨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東遷臨安爲天下舟車冠蓋之會臣以一尹宣布上恩地大物眾獄市紛然固非家至戶到所能辦而惡少無賴爲盜爲姦佚罰久矣譬之立苗鋤害稼者則嘉禾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羣者則善類蓄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今徙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不待旦且拊之皆得其所矣上從之於是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郡寄於兵戈搶攘倣擾之中更事多矣至是臨蒞天府剗治盤錯如割雞然上方向意用公會秦丞相欲進曹泳除公直敷文閣知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轉左朝議大夫歲饑米價翔貴公開倉振給自癯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逋餓死者有旨修奉葺宮事叢費巨萬凡土石木瓦之費人徒工匠之數髹漆丹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

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略事無劇易唾手立就治財得開闔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溼知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疏目時有遺漏不究切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中上意兩賜良馬鞍韉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易地爲會稽而上顧公益厚遂進龍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敦武郎誼之女繼室亢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卽不愚也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劍州軍事推官路擴次適右從政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曰善登右迪政郎新宣州太平縣尉曰善口登仕郎善發將仕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於宜興縣永豐鄉黃墅令人亢氏之墓公慷慨有氣節尤勇於爲義李誼帥淮西得疾暴亡囊無一錢之蓄公聞訃出囊金具棺斂

已又計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及
窆封無一乏事遇郊祀恩奏任二猶子善某善某皆將仕郎公善
論抵掌劇談疏通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賢求人如不及
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於世天不假年遂
賁恨以沒爲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驪老幹參天兮四十圍之強擁千騎
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纒光金莖承露兮一氣旁曳長裾兮參翺
翔視天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稅不駕兮去堂堂蘭摧桂折兮天隕
霜蔽芾勿翦兮所憩棠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書以余辭兮刻示
茫茫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志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宿學忠信樸
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
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蒞以材能稱太上皇召見擢尚書郎太

常少卿直顯謨閣爲州刺史旣沒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銘其葬
曰倜左承議郎曰衍之左奉議郎而迪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
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於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占仕籍
文行彬彬賢臨一時而無錫許氏於今爲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
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紙立
就退視它生方屬彙作囁嚅狀君從旁口占授人人如其意所出
年十七借舉子數千百人羣至於有司遂占殊等進升禮部試不
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間褒然角出其上時參知政事沈與
求爲教官特喜公文選實前列爲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
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進士褐授左迪功
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
秋苗米在上供經數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斂來歲
之入償之相踵爲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按視倉庾縣令趙伯琥
悉推所授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衡嘗爲華亭而知其故盡扁鐫緘

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連百餘船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
次境內伯琥窮不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飭羣胥
持漕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綱兵持梃驅迫掌吏羣噪
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授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矍然悟
代庖之誤伯琥還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劾伯琥
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琥之爲援之復留故君獨以罪免眾怒
不平勉君訟於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臧倉何預焉卒不辯衡
聞伯琥之復也檄追貸粟益急無幾何尚書免符下凡常平前貸
勿追君笑曰吾得罪宜也嗟夫小官待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紆且
莫之急而同寮嫁禍遂與鹽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
歸杜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鍾之祿
千金之富不能絕也間從常所往來賦詩飲酒佐一歡之適再調
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於家享
年六十一曾祖至不仕祖旦贈承事郎父大夫公也母尤氏繼母

施氏並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鉉鉉鑄累薦禮部亦以文學
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褒其壻也一學佛爲比丘尼一在室孫男
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孤卜以其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揚名鄉
謝塾原上君少時以材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於世晚得
一官坐席未煖遂陷不測因歎曰古人不肯爲五斗米見鄉里小
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沈里閭間不復有進取意政和中余與少常
同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惠然過余以文爲贄詞
義卓然三讀歎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
事施垓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取
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其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爲銘銘曰
生林林兮萬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墜
兮環堵之宮繫所託之同然兮口山苗與澗松泚澚或以封兮繫
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之詔無窮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志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表

吾州宜興縣湖洑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
之尊號里長者子與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
仲殿中同朝爲御史實緣得從公游公沈毅有畦畛寡言笑不忤
不求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
年得惑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旣冠昏疑疑自
立有聞於時曰睦用朝議公奏任卒官右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
中進士第迪字懋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
臣皆論以爲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懋吉少年時治一
室讀書其中子過焉賦小詩屬之懋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
偃蓋過之旬子讀之歎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贄疊疊數千言筆
勢瀾翻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撚須鬣艱難辛苦之態

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斂華撫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收科第
名聞燿然爲州學官國子師行踐要途爲世用一旦溘然正晝而
殞計聞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爲文表墓上懋吉三薦至
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揚州高郵縣主
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於朝召見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歲滿
升左從政郎大理司直兼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
懋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
使吾人遷善遠罪徙義修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勅外又有申明
比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姦宿賊以獄爲市輕重高下皆出
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
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令甲無如之何矣臣以謂一
司勅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指揮宜詔勅令所
應本寺諸條格刊條筆削合爲一書頒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
不得措其姦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懋吉又因漏洩獄情一事

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
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
刊正定於一者也在國子時當轉對奏言慶曆中樞密副使韓琦
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輒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所獲
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若背德我則攻
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屈己和戎韓琦所
論正今日事臣聞備邊莫大於擇帥莫先於久任天下之事固難
爲於倉猝之時必定於閒暇之日亦難辦於暫用之人必成於久
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在山西何繼筠之在
無棣董遵誨之在通遠皆入其官而貢其成小其名而崇其勢略
其細而求其大終太祖太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
兩淮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
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進之流久於其任昔東晉時劉洪據
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

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卽洪所辟置而洪又羊
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於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
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爲矣上稱善下其書方議
除官已不及矣懋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
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詞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
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峙聲名兩任師儒之官而有籍
於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懋吉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
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宕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頽靡文氣歇
千人一律懋吉因考禮部試不專用存司尺度或守樸學不事空
言不徇時好以投人耳目皆被收探於是老於文學屢試不售者
皆在選中時稱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爲其高難行之論陳獻便宜
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寺錄罪人之囊積累至若干則
輸之內帑主簿例合分受懋吉棄弗取其厲志又如此使天假之
齡發明利器錯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歌可薦

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冤民而刑可
錯囊弓戢戈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年而兵可寢噫天
之降才豈偶然耶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天者不至耶胡奪之
遽而使中道天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
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卽彥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
氏贈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
尚端立二女適右迪功郎荆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沈綸進士
戴棨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申合祔於縣之君山鄉
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文之在藁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
詮次爲書未出也宜興惠氏自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
家中科第蓋三世矣予始見懋吉與弟哲同舉秋賦聯名並中於
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老驚觀有榮耀焉哲今爲左從政郎監
行在點檢酒庫糴場連枝競秀如壘如篋所謂莫逆懋吉之亡拊
諸孤治葬送尤盡力而懋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籍有文名被薦

送者懋吉懷奇不試賚恨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又將見諸郎
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表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
者寓醫卜均之上也日闔木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
不更筮也均之醫也聞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於利絲漢
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汎然與漁商農圃
雜此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祕方
爲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
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
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爲秀州嘉
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
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爲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
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錫相繼收

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沈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
幼舉訢訢然奉寡嫂拊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
以公爲歸趨人之急不以存亡爲解亦不以戚疏爲薄厚而尤工
於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牆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
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閭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
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黃氏
婦昇疾詣公公曰病閒矣勿藥可也而黃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
異試察其脈告以亟去勿畱疾作則不可爲矣比還一夕而逝如
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醫
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爲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
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
廉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羣趨交驚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
閒其子駢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爲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
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居閒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

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歎驚自以爲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於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閒言生三男子長卽跡也騷卒駢舉進士六女陸仲友沈師言聞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抃其壻也二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陸竣三人在室駟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於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徵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於醫不擇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於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列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旣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病廢

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旣老爲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

史官之訪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志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爲人師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之有籍於學者千餘人潛夫爲領袖當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觀四年予借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爲同年進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予亦屏居村巷擇善已擢第待次家居予具書幣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善子申者尚在童丱攜以俱來閱三歲黃州候吏至遂別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其事而歸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顧其子曰吾將逝矣汝於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志吾墓吾瞑目於地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予以衰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唐爲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鄴李氏

國除又徙常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授迪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強氏憂除調黃州錄事參軍更滁州全椒來安二縣令循左儒林郎除隨州州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記覽屬文辭瞻麗詳實有家法性介特少與不妄交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係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不能歸或勸用浮圖氏闡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吾儒者其可為是儻一微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關寸進積數月乃得歸耐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全椒一日盜羣掩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起盜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金帛耳第斂兵不縱火不殺一人吾帑中金帛可盡得也渠魁悔謝投戈於地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傅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按堵如故推次甲乙計所費金帛

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竟歲無一夫之獄隨州學薦更兵亂牆屋破露州刺史春秋釋奠應故事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薄其征入取足以養士而不求贏未幾師生之廬困廩庖漏皆具而學者有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鄉州有重江複嶺數千里之阻始悵然有倦游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七十致仕者著於禮經尚復蒙恥冒利而不知止耶即日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即申也女適張銛鄒進修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予既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宣教與其配強氏同生於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於壬申通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於庚申已得孫又以甲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於太歲之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蟄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

子嗣守家學以孝謹持門戶爲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

曰

盧出范陽自鼻祖兮族散徂遷望南楚分有儒專門臥環堵兮握衣執經履滿戶兮繫君高蹈踵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撐拄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弁星峩峩快先睹兮州縣勞人空俯僂兮投袂而起謝簪組兮一脫而逝復於土兮銘以哀之亙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銘

紹興初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屍喋血之禍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臥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惜曰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鬻肥享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去練布杖與漁樵農圃爲伍而自肆於山水閒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口湖中徒步不能達至是聲問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

朝以玉帛相見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矣竟不獲見公以爲大恨公高風絕識得之天稟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固應酣豢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閒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修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益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乏贖禽魚隨所須予直不議價凡脫放以萬千計尊賢樂善佛儒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一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並呂山之東少北下壽藏斥地二十畝手植松柏環之從旁建一刹重門步廊穹堂奧殿齋庖宿廬廩庫之屬僅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宰堵波高三百尺營一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匳鈿軸納之甌中買田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縉主之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而逝命揭西方佛像於前盥手焚香晏然而逝實二月二十八日也公諱某字從之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言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祖舜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使母

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爲內黃門年甫十六歲姿
莊重有防矜往來兩宮目不忤視進止有常處直睿思殿符寶郎
殿中省奉御出入禁闈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皇子華原郡
王出閣徽宗曰孰可從吾兒游者顧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兼華
原府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分治京城樓櫓守禦
之具第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始旬間入洞庭山爲歸歟之
計自號皎然居士嗚呼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
國命或冠樞省爲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籌執贄奔走
其門謂之捷徑惟公長遠權勢不立乎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
無外交杜門卻掃人莫見其面一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
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飭使召公公方被
短褐雜庸保持鉏耨藥圃中卽日奉詔更衣就道隨使者入見供
奉殿廬盡復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乘輿幸江表彌時
不得問有旨擇使而虜騎方退舍渡揚子尚據兩淮道路無行迹

公慨然請行乘一輶間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
江之報還奏公之子疇泣官閣中公喜曰此行不可失也請祠得
西京崇福宮遂與之俱拄策褰衣上天姥峰徑天台抵雁蕩遊覽
殆徧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不厭間遇幽棲絕俗之士談禪
問法樂而忘歸又將束裝問番馬路上遣金字牌趨還復直睿
思殿兼口侍官今上出閣日一詣資善堂太上皇曰宮僚當得老
成詳練有德有言之士潘邸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
又兼資善堂幹辦官諸臣方悟上召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
曰臣齒髮缺壞重以足疾不可治不復侍左右矣願賜骸骨以畢
餘年上惻然欲畱不果除提舉台州崇道觀明年上書告老守本
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公旣得謝實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
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爲事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
公晨起未盥櫛而立於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
呻吟之感吾耳故製方藥療之而他州異縣來者日益眾度不能

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絕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雞首豨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庀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烹煉之法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效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峻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配恭人宋氏今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子男四人曰法空爲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閤門祇候皆蚤世曰峻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右承直郎嚴州桐廬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肅保義郎監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乂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曾孫男女五人諸孤以其年四月十六日

奉公之樞合耐於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使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宜和中河怒鬻隄水暴集城下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中屠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第用我厭勝之法水之涸可立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以貪大功以冒重賞欲奏誅之公徐曰罔上之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是其言而止及靖康初太子襲尊號是爲欽宗而金人舉國大入始議戮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之怒以修故怨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黨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銘曰
權門眾趨薨聚蚊暴鬻鐵翻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屈伸肘壑谷潭潭門上生莠富貴於我視空中雲得馬失馬孰爲戚欣猗歟李公高蹈一世人勉而天不見愠喜靖共一德厯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爲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棧

汎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逍遙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
全吾璧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體魄所蕩旣善吾生亦善
吾死死而不忘以永千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志銘
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祕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
特進諱仲薤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
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絲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
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
人加號衛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
九年五月壬午薨於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
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
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

墓志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祕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
特進諱仲薤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
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絲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
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
人加號衛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
九年五月壬午薨於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
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
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

而銘之夫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然若寒家窶人子昭慈居瑤華吳興王亦捐舍館而少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祭一簪不畱澣衣菲食御之無愠色建炎初昭慈復大號推恩外家象服容車疏封大國貴震一時澹然若固有之不以為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於頂涕泣祈還既嫁事尊章又能致其孝皇姑吳越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不能瘳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而效至今內外屬人歎譽以為口實賓重其夫選飾妾御進之不忘靖康之亂瑤華宮災昭慈避火幸其第願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歎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閒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饗夕饌寒表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所使未嘗輒笞罵而門內截然無一語之譁學

書有楷法每教子輒書數十字隨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館穀黎旦有鬻十八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縉殆無虛日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祈哀甚急既寤有餽蛤蚌者噴噴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惘惘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僊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猶吹一呖而去也生四子男曰充右朝議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曰嵩右宣義郎曰雍右承事郎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悅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維王氏先世家於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於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為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

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是爲盛銘曰

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葩綸言之嘉弗跋弗夸而婉嫵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曷其然耶埋玉樹於泥沙鬱蔥蔥而氣佳牛伏其窪澤厚而流遐視梁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志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將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爲天下巨室賜第一區壯麗甲淮海族大家肥舄奕蟬聯孫曾之勝衣冠者數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施然如鳳九雛集於蒼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薦女請昏者不可爲數於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歸公之孫實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婦是爲太恭人太恭人入

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姑嫜下至媪御事大慈幼卑尊諧附無一不當其意者春秋饋祀祇牲省器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文公薨天子賻恤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曰皆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於朝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爲難後十年端靖被賞延皆有名籍於吏部靖今右奉義郎賢而有文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以經界不中程失部使者意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讎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徙海上汝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圓如初真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寵辱蓋如此喜讀書略通大旨晚學佛寡居二十年宴坐一室表裏翛然若無意於世者初感微疾便飭後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迺得今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抃贈開府儀同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宣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右

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卽靖也次翊未命而天次蟻
右迪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
嶽廟孫大宗左迪功郎蔣億右迪功郎洪燁餘未行諸孤卜以其
年八月庚申葬於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橫山附奉直公之兆塋
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爲審銘曰
橫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母兮車麟麟哀哉抱棺兮身欲殉路
人失聲兮涕如隕蓋苦藉草兮茹荼堇杖而起負兮土一畚有墳
巋然兮高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志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良二千石也而不著
其名久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
子宰以母夫人狀屬余族婿毛焮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
所爲公墓文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議大夫建安何公字諱及
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真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爲橋以便行者

老幼闐道爭勸之趨橋成壯麗甲於南海州人畫像祠公如朱仲
卿食於桐鄉至於今不廢而真陽在南方嶺海外數千里辟陋之
國又執中志公墓時蘇氏文章方遇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莫
有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尚爲進士嘗一
夕夢大宮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殿上問公鄉縣公答曰畫錦鄉
吏曰汝鄉非畫錦卽淡墨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公
識之此吉徵也故試禮部第進士率用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大字
於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顧見榜大驚如夢者夫人明悟知事多
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勞烈稱天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
至今知有何公者夫人與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官四方舅姑憚遠
不能從比代還卽解裝列堂上盡出筐篋之實陳之以奉其姑姑
婁卻之不聽公旣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凡六更封輒
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澹然不知可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
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郡封其母爲親榮詔從之特封永嘉郡太

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爲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名動
朝廷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玳首錦囊門巷聚觀大息爲里中壽
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
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孤以夫人祔於縣之小梨山大夫公之墓
五男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寀三女皆嫁爲士妻孫男女若干
人銘曰

矯矯何公一德匪躬有古遺愛循吏之風婉婉夫人淑慎溫恭來
嬪君子而大其宗鉅軸金葩雕車崇崇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
秀眉純漆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志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
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歸魯郡韓氏爲左中大夫
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琥之妻今敷文閣直學士
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繇卿寺

擢丞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賜今號紹興二十七
年三月甲申遇疾終於廣州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
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幼如己出雖家人
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子賓接內外宗姻慈哀所
使爲婦爲母皆盡其道資沈毅聰明過人有士君子之操而不自
高顯惟是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
如未達訓厲鐫切不遺尺寸以故敷文公仕於朝名節偉然以忠
厚諒直稱天下幕士張問者一夕羣盜入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
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眞盜者有旨改
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爲大理卿公曰輦轂之下有行剽者詔獄推
治而不得名吾固惑之退而錄囚徒閱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
燕坐深念太淑人間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母蔽
昵不告給以爲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以耳目追跡其
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

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園遂
空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賞臨安官
吏必以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樂已而聞上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
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
期不反吾眇眇然倚閭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客飢寒亦有白首之
親如吾望汝者乎於是公與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積壅銓綜精
明讞議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爲漢雋不疑之母不能過也粵人治
喪以豐侈爲孝而游手亡賴貪慕飲食盆集其門意不滿則怙眾
羣噪不可耐中人之家鸞田宅破費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權
厝佛寺歲久破露狼籍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戶部尚書經略廣東
侍太淑人度庾嶺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顧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
先於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葬者予之期期至不如令
有常刑小人亡賴輒詣葬所捕寘諸法若旅殯而子孫在遠方者
官爲擇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俟於是人人

趨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藏無暴露之
患粵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亾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懷
惠攀號追路填郭溢郭不忍忘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
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豪閉糴待賈
太淑人發廩粟以飢餓者親見其子踐高華冠法冠進延閣典大
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改其操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
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
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郎曰仲邈右
儒林郎與一女之嫁右迪功郎呂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
卒次卽敷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侍喪扶舁萬里鰲面繭足
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
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弼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景聃右承務
郎二女進士翟樞挺其婿也外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時侃一人
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成山

之原以右朝奉郎通判無爲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

銘曰
解燒上容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振饑除地掩骼仁義之經猗
與淑人教子如此爲時名卿磨石摘丹後有形史來監茲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志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義大夫郟公諱寶之婦今左中大夫直祕閣
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璋世家大名府之清河縣以行義稱州
里爲長者令人蚤慧夙成趣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
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郟氏奉尊章羞賓祭接
遇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銳於學令人斥簪珥資遣而
勛之曰往卒業爲親榮無以家爲恤未幾中大釋進士褐累闕闕
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爲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今號
可謂盛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郟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
阻絕中大宦遊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爲縣於無錫辛

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潰圍吳門不克蹂常潤兩州
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挾一騎入賊中馳說羣凶諭以禍福
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盍往家焉於是築室梁谿之上
堂奧崇敞門闥靚深手執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
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內訢訢如也閭里歆羨稱歎以爲令人壽
福逮未可量已而得病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寶紹興十八年十月
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於天性翁有養子喜逋蕩數以遊博破
貲聚翁怒笞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旣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
飲錢帛賙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翁媪避地間關二千里依
中大於吳中令人喜拊趨迎除治次舍進旨甘候燥溼積十數年
生養死葬繕冢塋共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遇
媵妾不動聲氣而細大畢入於規矩服御簡素不事矜大晚學出
世間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侵顧視兒女無甚憐之色以後事
屬中大晏然而逝生四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

卒曰嗣武右從事郎徽州歙縣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神泉
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迪功郎添差湖州歸安縣尉李端友
孫男女六人十以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
里黃墓村原上大飭其壻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來謁銘識
其墓嗚呼婦人女子有靜專幽閒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閤
非若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於天下後世可書而傳也然令人
在家爲淑女既嫁爲孝婦爲令妻教諸子皆嶷嶷自立無子弟之
過爲賢母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內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儀有聲烈烈大夫出使典州寵
祿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象服之華錦囊玳首來告于家送車
空巷沒有餘榮孰紉女史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志銘

夫人晉陵孫氏曾祖諷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夷清父志康登州文
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二十五嫁爲同縣進士胡諤

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九病卒夫人孀居四十年爲婦爲母淑
慎慈祥內外族姻歎譽之無間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
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叵恙生二男子一
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惻獨無依眾謂夫人曰不安於胡
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母弟積尤
友愛挾二孤甥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纔七歲約他日歸其子好德
者曰可以紓吾姑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以文行稱
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爲壽母建炎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
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未勝衣於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
歸闈寢廬奏滑甘視寒燠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
治喪於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於其家飯僧供佛梵
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十以十年月丙申葬於縣萬安東鄉夏莊原
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
有士君子之操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卿從其親於墓次今

又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手出躬視
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十楹以舍守冢者好德
助之無毫髮計惜曰以成吾父之志也某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
詳宜爲銘銘曰

猗嗟夫人兮女史之標事專屋而閒居兮菽水簞瓢泣呱呱以盈
前兮牧豕種之垂髫閱凱風之劬勞兮棘薪盛而天天一日不見
兮奄忽滔滔從夫子於故邱兮視銘其昭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志銘

晉陵強氏族大而富介居漕河之兩閘連薨接開相望屹然州人
號南北強以別之夫人實南強氏祖相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齒
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某從叔府君諱稷字農先者著籍
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
姑宣教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
擢領大州進部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

安人感末疾杖而後行夫人掖扶臥起候席葺燥溼治饔餼進湯
液祁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旣牲滌
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姻舊稱貸一語之投
輒輦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蓋棺之後券書滿笥於是
一里儒童繇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弟進於朝亦負錢三十萬
則詒書陳義鑄諸子當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
息不遣一介詣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
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爲錢八慮萬
緡夫人惘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
復何道夫人曰爭財與讓財孰愈盡出帑廩畀之無秋毫計惜族
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
衣麤食糲勤儉自力卽舍東闢屋數楹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
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
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

內外屬人無老幼疏近一口翕然稱爲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
嫡愛養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爲難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遯好謀
好修今爲右從政郎楚州錄事參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
州事余衍左朝奉郎主管太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
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促糶買官施
增左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
令薛襄而嫁余氏薛氏者前死矣孫男五人曰褻袞袞袞女四
人夫人性舒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
怡聲下氣未嘗輒變色申女適左宣教郎席畸而寡生一男子僅
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而存奪而嫁之今歸張氏
是也旣內幣矣趣昏期治匱具縫紉組紉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
人怪其亟遽獨異常時台香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侵顧謂諸子
曰吾保守汝家至此可無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盥手炷香已遂
瞑享年七十六實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子也諸孤二十五

三月甲寅奉夫人之匱合祔於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村府君之
墓又屬余請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於羈單闔阨之中以殖
孫氏之宗其淑德馴行宜見於公文以貽永久於是夫人之沒五
年矣諸子疑疑自立兄先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亾恙時而好修
爲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女其家者乎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罹拊眾穉兮惇惇無依徹桑土兮巢林一枝棘
成薪兮風自南吹之鳩在桑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
不百年兮以慰孝思宛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楊恭人墓志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媪擇對必得知名士
故左朝議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人也恭人入吳氏以慈
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
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今封禹功亦贈左
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爲尚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

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爲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於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顯用而遇疾以沒翰林學士汪公彥章志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過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貽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閒靜專爲德而尸居塊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爲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乘夫長舌鳴晨口爲豔妻爲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雖士君子以爲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愠不形於色事舅姑調酸醎之適斟酌寒燠燥溼之候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輩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爲矜法朝議公處疑事踟躕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喜振貸而寘人子句貸無節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已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閭閻肅然無一語之譁娣婦事佛謹甚一日

髡二女爲比丘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喻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爲學士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今無故棄之爲勞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鐫切三復竟不從恭人恥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去世恭人積憂得中痞之疾旣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於世間者師尹求所以虞待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於前冀得解顏一笑終不顧己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於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端祖修考權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爲聞姓生六子男卽師尹也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女適左朝請郎通判廬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議大夫生管台州崇道觀元與次適右宣義郎胡辦嫁陸氏者亾矣又歸其幼爲繼室孫男四人曰濤曰璫曰疇曰疇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恭人以淑德馴行爲孝婦爲令妻爲賢母內外歎譽謂必大享福祿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

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爲世用他日處顯衰冊追榮開大國
都顯號光賁九泉之幽固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蘊君夫人之德以宜其家
而天不予齡不羸其躬以燕後之人如川之方增天定亦能勝人
不可誣來監此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紫真太宗皇帝七世孫今少師寧遠軍節度使
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
制提舉神佑觀僕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
事倓之母也建炎天子襲尊號仗一劍治兵淮海上於時少師以
忠勇稱天下出奉乘輿負羈縲以從入扈殿巖執干戈以衛勤勞
夙夜垂二十年爲中興名將夫人者系出熙陵親爲天孫作合公
師貴爲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茀朱
幘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爲內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
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賚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
隱卒崇終賻賜加等又內出祭文敕太常博士輓門如禮於是上
自公王下逮將吏治共張具牲醴卽靈舉所過祖於道繒樓幔屋

連薨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侮故右奉直大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生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端豐衣被五采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悟不凡寡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顧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傳匹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仕籍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澣濯之衣如僚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冒矢石戡大憝扞強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爲恤者以有夫人爲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爲盜區夫人提攜諸幼於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強梗則垂橐示之以伐其謀遇飢羸則分餼糧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踐荆棘間關百難涉閱數載

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爲大將矣夫人於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敬尊慈卑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於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敖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爲婦至爲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止於四十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卽外內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稱謝神色晏然語之誤以是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實紹興二十年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割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奔散入蜀積六七年不聞同少師迎之以歸夫人調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溼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鄉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寓泥水佛舍南北阻絕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孤方困於貧賤屬之我也乃請於少師飭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卜地於臨安靈山之原上先是恭人避

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沒至是招魂合祔於大夫公之次
夫人歲一再省墳墓悲慟如新人稱其孝平生無嗜好獨喜黃老
學晏坐一室誦度人黃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
家籙始命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千萬
盡輦至二茅元符宮營一女殿祝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
饑流逋曳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眾又卽田園所
在收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
三人朝廷錄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僕等尚未命
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繇科第以進悉補羣從其輕財好義又如
此生三男子長卽僕次卽僕也曰僕左宣教郎直敷文閣蚤卒六
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祕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通直郎新浙
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叔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
上界吳儼皆封孺人次適右迪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勅
次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

名抱元夫沒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贈冲妙鍊師適吳氏者後夫
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昂右承事郎文暉右承奉郎文暉將仕郎
文會右承奉郎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沒後二年八月甲申葬於湖
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
大夫妻汝濱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窈窕之容知義好禮
播於聲詩皆當時國人爲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
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
不專於從如益友夫人歸將帥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而以詩
書教其子亦不主於愛如嚴師以故少師特有內助不復顧省其
家一身徇國勳名赫然爵位光大爲世稱首諸子皆以文藝發策
殿中爲名進士或持橐內朝爲法從或通籍延閣爲部刺史以至
發庫錢捐廩粟賙窮饑恤孤寡視人疾痛諛諛然欲去之如在己
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視生死之變如吹
一呖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

烈女有一善言一善行猶大書特書見稱於後世若夫人則賢於人遠矣於是夫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惇伉儷之重以夫人瘞身苦志助成於艱難險阻之時而死者契闊於安富尊榮之後乃命僕狀夫人平生大節世出爵齒卒葬年月日爲一書屬爲文揭之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衆矣藏於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乘危而能以明哲保其身以君夫人積功累善而能以福祿燕其後高風絕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於一世者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爲世範者表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爲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閒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詩貫穿通洽反復上下

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爲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詞最爲近古手鈔數徧往往通念上自高帝訖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逸探千載推見善惡之實蓋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於主簿壽止於五十六命也夫先生資沈毅有畦畛言笑不妄家貧無一金之儲而潔修自好廉靖無求身厄窮四黜於吏部而闔門著書恬於不遇無愠色平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犁然有當於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迥麗有楷法得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藁記遺未嘗草書一字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於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

率所部欲行而眾洶洶相爲怨誹令懼辭疾檄主簿代已先生卽
日就道旣至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永靜眾怒大譁持鉏梃欲
起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爲首禍自取夷滅眾稍定
行次歷亭指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疾
矣代還政從政郎上書告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
八月六日卒於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於
先生爲六世祖曾祖元瓚祖居約皆晦迹不仕父宗伋將仕郎許
州長史夫人凌氏朝議大夫浩之女亦前卒子男四人疇濤鑄濤
鑄遭建炎攻剽之禍襁衣冠去爲浮圖師更名祖靜高蹈一世其
徒莫及也疇濤濤皆以學行爲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
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年某月某
甲子葬於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氏以耐某少時從先生受
詩觀道德聽教誨於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爲可教者也徽宗
踐祚高麗遣使入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

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札喪禮闕九
牢之一時當遏密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
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
塊忍聞夷樂之音歐陽公以爲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
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授以章句聲
律之學某旣竊科第未幾試詞學中首選官牒推移進冒詞禁兩
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爲可與於斯
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婁抵嚴譴以是有愧於先生先
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寶文
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孫迢與某三人者
尚無恙先生不遇於世又將泯泯無所傳於後迢論次其終始而
表諸墓上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羈有高世之行讀書

不求甚解而強記過人閒嘗出遊道路所見什碑斷碣與名公巨
人記遊屋壁閒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輒成誦而不樂求
選舉浮湛里中遇人無貴賤少長戚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猝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愠喜矣越之俗喜奉佛僧信禳祥至
誘男女昏夜聚爲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
醫卻藥斷除酒肉一聽於神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
名教而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爲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
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踊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於其鄉且
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鶩不淪所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歟
不惟如此廉靖寡欲恥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飢餓者解
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醴酒以待好飲而無貲者視遇傭旬調護
孤弱謾謾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變幸君
券契之亾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
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德藝善哀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爲

者此真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曠達胸中洞然無疑礙亦不
事表襮爲聲章頽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接昏友訓
獻往來悲歡欣戚一寓於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爲
空言讀陳無己詩愛之以爲咀嚼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鎮中
進士第謫常州戶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三
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從汝於二千里外女洗手奉職全璧而還
爲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感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
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
己卯也劉氏世爲樂清縣人曾大父宗晟大父熙父文善三世無
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蚤卒曰源次卽鎮
也左迪功郎洪州司法參軍日湛曰沈皆業進士三女周忠孝毛
庭佐吳仔其壻也孫男女七人諸孤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舉
君之柩合祔於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從余
游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來徵銘自建

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才出爲朝廷用者獨盛於一時今府君有子試吏又以材能稱將顯聞於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距永嘉有重江之阻又思衰遲不及其葬迺爲文表墓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召拜參知政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欲痛哭所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爲懟後十年元光爲台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狡一境翕然會提典刑獄秦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書有祗時語又誣以非罪馳告昌時昌時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萬言書藁於笥中議刺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衣官籍其家

老幼數百指瀕於飢寒至不能存而元光兄某官矩亦連坐羈置邕管道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爲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時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恻夫元光諱焯姓楊氏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大中大夫父植左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會稽之嵒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爲嵒縣人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遇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眞帥紹興辟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某鹽場丁大夫公憂憂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潭州南嶽廟歲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歲饑流道滿道元光以便宜發粟振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眾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爲平地遇甚雨則水冒田爲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眾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

以時瀦泄至今竝渠之田皆爲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於天性所
居官興除利病若嗜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白鶴祠屢禱不
應元光怒曰汝爲神廟食一方而不知其事耶命撤祠屋毀神像
犁其庭而去之一邑大驚黃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
疾病禁絕醫藥惟巫之聽元光咎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佞盜
國威福而不卽刃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大夫驚問曰
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於中而爲此也天台太守蕭公
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無顧忌大語則擊節稱善嘗屢薦於朝不
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
不能又遇權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
語之過奇禍乃如此於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
島夷蠻陽中無與晤語者閉戶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
書四句偈而絕諸孤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實二十六年
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

二女尚幼十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葬於岷縣清化鄉福泉北山
之原祔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諸孫呱
呱滿前拊養教載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者享壽八
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志元光之葬已不及
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大中大夫何公諱
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
遇疾卒於昌辰永州之官舍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
昌辰改用今卜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於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
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之
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爲銘刻之墓上惟何氏
鼻祖有奇相顧見兩耳始家於新淦州上更四世而生大中其族
浸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入侍天子出備將

帥魁然爲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雘相照大車駟馬充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牆屏居不出望戶事尊章友娣姒以相其夫而蓄其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闔門欣欣無怨咨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弔哭者咸盡哀某南遷道清江館於何氏於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謂賢也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今封男曰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卽昌辰也次曰昌遇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迪功郎南昌縣尉劉堯民進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伉直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辰以志亦廉直有父風勇於爲義婁蹶於讒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爲後當以功名顯碩人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曾祖昶不仕

祖恭贈大中大夫

父寧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於晉而子孫處者以國爲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於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於常州之武進縣爲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爲郎崇寧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繇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遂擅天下踐大官爲世名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丱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他生之所習旣冠學成盡橐其書詣太學据一席之地茹齋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爲空言

徽宗纂極第進士於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辯上太息稱善擢爲第一特授宣義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祕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爲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義卓然中上意釋褐未幾延見便殿擢升冊府於是魁名碩實暴耀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聲想見其風采自海隅障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於天下明年丁朝議君憂憂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祕書省著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絕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犀帶垂魚自公始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實錄修撰遷禮部侍郎於是誓出奎婁之間詔侍從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公曰誓字之祥嘗

見於崇寧之末矣陛下惕然戒懼發德音解黨禁宥罪戾黜鬼瑣除煩苛以幸天下詔令甫頒妖象銷殞可謂盛德大業閱歲未幾善政多還天心惓惓復示譴告臣謂應天之實當稽已事之驗今陛下正厥事以搯塞大異第如崇寧詔書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精禋之感宜獲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荆湖江淮閩浙七路人罹旱災穀賈翔踊詔州縣發倉廩振貧乏甚大惠也然早乾水溢興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於令甲而吏弗省豪商大家乘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善賈而吏弗禁宜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邦國察吏勤惰爲殿最以詔賞罰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又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侍從近臣出爲藩翰高官大職以寵其行而悵然有留落不自聊之意可令內外侍臣更去迭來共爲一體入侍禁闈爲論思獻納之臣出殿大邦修方伯連帥之職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輒報聞徽宗謂宰相何執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曰漢宣帝欲用

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效爲諸臣之率陛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又見上曰平江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公頓首稱謝公敦大靖深恢然長者也遇吏民慈恕不以立聲威爲賢察吏健白多聽采因能任善不必自己出以故於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下屬甚雨則積潦害稼朝廷疏新河八百里以紓陳人憂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以達於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改刺重役不著於令率會例於他州已報復遣囚繫充滿有瘐死者請詔有司立法頒焉以時決遣全活者甚眾中貴人石燾傳詔輦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不可自我作俑疏罷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爲禮部侍郎兼侍讀三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第躋進儒館方免喪造朝一歲三遷遂贊書命每奏事而前上目逆而待喜動於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爲右史立柱下方四顧

前卻上以目屬公示所嚮左右驚歎以爲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強淵明爲尚書共事而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無出公右者當繇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助我公驚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驟居此官愚不識忌諱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爲辭焉由是京不說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爲稱首京曰然霍某禮部久次當除學士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而已五年公被疾上書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內侍鄧忠仁挾國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疾益急不可爲矣上惻然又以公行年飭陳彥者占之於是公積官至大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計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實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於縣之懷德南鄉千墩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詳慎未嘗輒發發亦不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己者故多天下知名

士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爲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食相綴接
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端輔端如以孝愛聞端輔以文
藝名場屋而蚤世其孤文興教畜之如己子端如豪健有智略殖
產累巨萬弟姪分財公以義譬解不聽顧謂文興曰吾兄力貧養
親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不以甘旨累吾心而後得至
於此吾不忍爲汝所爲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
不使吾見先汝文興唯唯居叵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興如約卒官
右朝奉郎公元配蔣氏贈溫國夫人今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
益之女弟封崇國太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
崇道觀曰蠡右朝奉大夫曾任司農少卿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爲
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許嫁右通直
郎聶昂孫男八人驥孫右迪功郎新嚴州司戶參軍成孫永孫馴
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驤孫駒孫鏐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女六人公
後以文炳蠡登朝贈少保云嗚呼公之沒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孤

藐然僅勝衣故幽堂之銘墓隧之碑皆未立逮建炎兵火圖籍焚
滅之後公所爲文章獨得外制五卷於門生姻舊之家清醇雅奧
得代言之體至於論駁制敕省審章奏陳獻便宜出入諷議見於
文字言語者十不存一二故所次止於如此蓋嘗論世之人蹈汗
抵巇以徵幸一日之富貴者遺臭萬年亦何可勝數自公辭權貴
人之託而不就也然後徘徊於省戶而官不進自公推家貲數萬
而不有一錢也至今諸孤恃祿以養其母而無一瓦之覆以芘而
爲生嗟夫公雖不得位爲將相而絕人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
之功自足以律貪頑厲鄙薄於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願者在
此而不在彼歟昔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某舉進士在選中
後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復被甄采故於公
爲門下士文炳等曰今欲以公行治官世譔次爲書獻之太史而
先友盡矣當屬之子也謹具如右謹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已楸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於嘉祐治平間任重道遠佐兩朝天下推爲鉅人長者元祐中脩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參秉國鈞道大名播具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於朝者或以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於吏迹登侍從踐臺省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徙於山陬海聚之間殆亾幾矣而公與從子世將者又相扳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爲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簪組蟬聯搢紳歆豔爲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祖寀卽文恭之母弟修簡之世父也贈尚

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公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曹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爲勝己擢第一編修國朝會典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贍有氣不喜琢雕爲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久次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今上纂極召試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膺而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而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淞肇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

卒乘以張國勢撫緩疲瘵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強兵禦戎之要公疏言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昔人常謂甌中有麥飯數升牀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之於前韓彭驅之於後不能使之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於盜賊陛下哀憫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隱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之所係獲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稌之地也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也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以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而安於其故一畝之宮上父子下雞豚行相羣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無廢壤婦女蠶桑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洛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穀充仞雄視一方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爲苟且之圖以紓

目前而已乃獨能強水土之政務農足食屹然自立於虜巢之中而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強兵以禦寇戎而不能爲翟興之所爲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藝而有司不敢何詰有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曰將帥視詔書爲虛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以乘輿還次會稽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藉以爲費公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卽有賜第詔有司奉行無視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曰羣盜猖狂天子自將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而盜平如公策焉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眾怒不厭會大早上御邇英問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此殆杞佚罰之故以杞屬吏杞疑公讒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丞胡蒙詣當按驗不如書反復究窮吹析毫毛故羣從多抵罪者公獨翛然無一髮之挂尋請宮祠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召爲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侍讀拜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上而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者縣令爲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微冒進秩之賞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怒又言江東畱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累累待六百人之集術楊之下疾病飢寒必有瘐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則從輕詔下如公言期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兩蜀交予行之諸路以作水陸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機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盜大錢覆轍可鑒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議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賈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鑄磨鍛鍊之勞一夫挾紙札坐空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偏州下邑眞贗莫辨售之可疑轉手相付旋以爲券抵觸憲網破家壞產以償告捕禍及無辜勢必至此歲月之口公私之錢盡歸藏錕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人伏其精

識八年以親老句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惜不已欲畱公侍講讀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蒙恩守信去鄉縣益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養親上曰卿弟去行復召卿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默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言無文飾洞見肝腑上察其誠特深信之將相議大舉料兵算食戒師期矣會公進故事遂擿漢婁欽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眾攻匈奴而遣十使爲問皆謂可擊欽獨不然以爲兩國交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圍而冒頓解鞍與城齊者數所與十使所覘老弱贏齒爲如何哉妄言無行之徒緣飾無根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爲誤國豈不大哉上覽之矍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之言一士之謬諤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孰可將者公曰臣從子世將可用也上即日命世將以樞密直學士爲成都潼川府夔利州路安

撫制置使吳玠死遂副宣撫凡涖蜀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卒于官士大夫由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爲上所倚信蓋如此也朝廷聚重兵梁洋閒以杜虜人窺蜀之謀而餉道嶮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嘉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患至紹興初剗行陸運調成都潼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送微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僮仆道路十斃三四蜀人愁痛入骨隨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斂不已人不堪命財聚民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解嚴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畱防關正兵外其餘將士分成它州就糧歇泊如此則戍關之食水運有餘分兵就糧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述公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上必問世將守邊狀少日當以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禮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纔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

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故官止於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爲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棄宮寢近臣例進挽歌辭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班之句以賜自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爲盛事及是世將又踵文恭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子祖孫皆以文章翰墨爲邦國之華公悉哀聚紀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修一門感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闢之女有賢行而蚤世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遇旣沒而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鐫諭俾更嫁公再拜秉笏而進曰某不幸蚤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孤藐然恃吾母以爲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然踐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內事肅

然如官府他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踧踖屏氣候伺顏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爲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筮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內外宗姻里長老交口譽歎以厲其子孫曰胡公眞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克修成修尤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而後任子女弟適閩人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察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楊氏女俾察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公孫曾有困乏不能自存者公捐橐金巨萬爲諸族倡共買田贖之其疏財尚義蓋天稟然娶錢氏封淑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冰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岐老蚤卒次卽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郎邵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爲節目崖岸羣居恂恂然寒溫粗接臧否不出諸口遇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是是非非如東西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居官任職不錄細故專務掩覆人過失遇事可爲則慷慨自奮亦

不苟止而妄隨至論交子則宣言於朝曰此大事也義不與之兩立故極論無所諱治天台屏惡散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干請之私奏免上供非經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假師傳自然超詣在天台時與太淑人言類多知死者旣屬疾卻藥屏醫湛然而逝以其年四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之原公所自卜也謹狀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家子犀額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不敢齒一日遊妙寂院顧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爲浮圖氏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爲眾講說作佛事執經立坐下率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通其學爲高弟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諸佛涅槃正路不在句中欲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汙之

吾知其口以死也遂棄去學禪於真覺勝公勝公方創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瞿然於時大善知識名號聞四海為世
導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林踐荆棘蒙犯霜雪間關
百難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見玉泉皓公金巒信公又見大滙喆
公黃龍晦堂心公廬山揔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
為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矣最後見演
公於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顧趨出去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
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者詣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
即大悟立告演曰今日去卻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
是又從演於五祖嘗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怒奮槌而起
師植立不動演投所持槌領之而去自是遇物中無疑矣眾推為
上首學者宗焉崇寧中歸覲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
矣成都帥翰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攝齊
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縑素說服欣踴抃蹈如佛出世更住

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荆南

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撻其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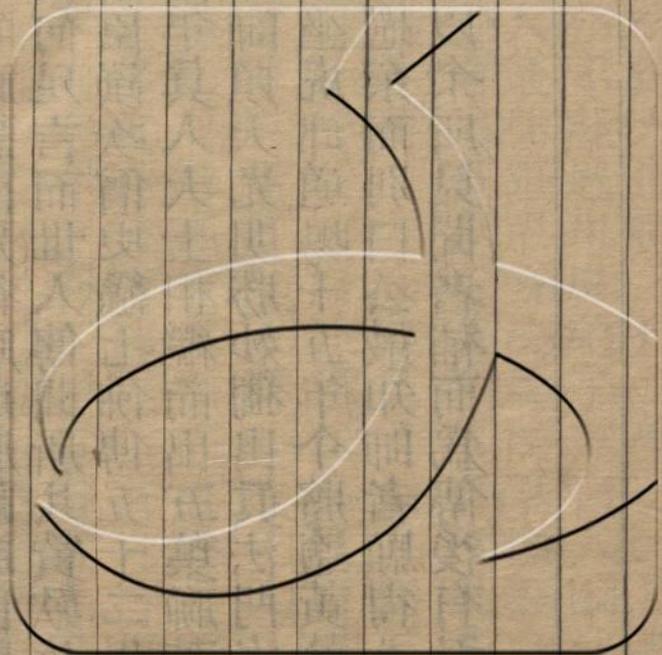
者見師恍然自失不知膝之前於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
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畱居碧巖公徙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實
太保領樞密院鄧公子常所奏乞也政和中詔住建康蔣山東南
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京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
公伯紀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在入對殿
廬賜號圓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蜀蜀帥王公似復以
昭覺界之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得微病跌坐一榻畱偈示眾投筆
而逝既茶毗右齒不壞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
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諡真覺云師蚤治儒書更讀教乘晚學
若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一心而性者心之
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
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

引未悟以謂出於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國之城社望先人之廬墓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才智文學之士目造其室車轍滿門雖毗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大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眾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聲籍甚時有佛鑿師惠勤亦知名眾遂目師以為川勤別之其後繇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呵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山時名賊趙萬據鎮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度會天反風雲霧晦暝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遇奄至盡一刹羣瓢無唯類而師鉢囊獨亡恙又嘗斂上方賜物實一篋中寓儀真師飭其徒往省之答曰儀真連夕大火餘燼尚燔欲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而官寺民間鞠為瓦礫而一篋歸然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碧巖護法

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耆宿皆徙避別室師真一榻臥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世人傳聞所共贊歎故不得而略也景德中天子詔儒臣撰次僧史繇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號傳燈錄逮今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千燈遞照固不乏人惟圓悟禪師碩大光明勝妙獨出真法門之棟梁不可尚已宗達得師法者坐虎邱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黃蘗吳人惜其去而莫能留也於是過余而別曰公最知師者願得公文刻畱山中以備史官之采遂以余所見聞者補而為傳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書我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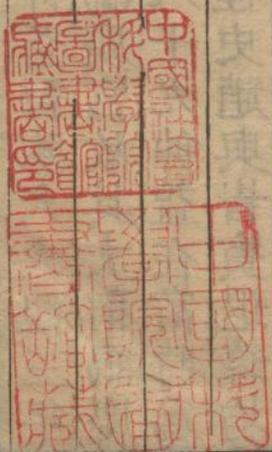
先君以明經擢儒科繼舉宏詞爲第一遭時遇主超越常調經歷
清華當宣政間國家無事錢穀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朝廷之上朝
夕所修明者皆禮樂文章潤色太平之具一時詞臣居視草代言
之職者不輕其選先君自學省由中祕兩登西掖再直北門皆以
文字言語爲官常一言之出學士大夫爭相傳誦至於游戲翰墨
作爲詩章形諸簡牘與夫其他雜製雖片言隻字必求精當故得
之者併與書畫愛之而鐫諸石當是時家藏之橐充滿篋笥遭值
建炎胡虜之亂六飛南渡散失於兵火流離中十無一二存焉先
是靖康間力論蔡京誤國其後京黨切齒橫被誣讟萬里南遷居
無何蒙恩北歸而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斥不附己者往往以文墨
掇禍爲多先君愈加畏避築室三家之市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
故文詞簡翰多不敢與世接享年八十有九而投閒者積三十年
家居少事習氣不除雖未嘗須臾去筆硯亦不過登高望遠援筆
賦詩寄清賞於一觴一詠之間耳由是哀集成編僅得四十二卷

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集今閩中有鏤版者多訛舛介宗不肖之
孤假守富川吏退之餘復加訂正刊於郡齋敬當百拜乞敘於一
代鴻儒爲不朽之傳云慶元己未季秋上澣男朝請郎權發遣興
國軍事介宗謹書

此處為另一頁書影，文字模糊，且有手繪圈線標記。

右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宋孫覲撰覲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
進士繼舉宏詞第一歷官翰林學士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
居士集生於元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仲益在當時爲
眾人所譏屢起屢蹶宋史不爲立傳岳珂程史趙與皆實退錄均
痛詆之四庫雖收其書提要亦極貶斥其人賢否久已論定
無庸置辨惟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爲文章容與詳
贍淹賅眾體於昔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徂謝仲益趾其後最
號作家今流傳有二本一卽此本慶元中其子介宗所編周益公
序四庫以此著錄一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首冠宋字儀顧堂
題跋定爲宋以後人編而是集所無者書四首啟三十九首詩八
十五首表二十一首狀三首外制兩首記二首序三首賀啟三首
帖七百六十二首跋語二首頌一首題跋二十四首墓志三首挽
詞四首青詞一首疏九首篇數溢出三分之一然周序已言先有
閩蜀兩刻中間雜以翟忠惠文然難於決擇今別爲補遺附刻於

後而此本賀張參政啟卷十七卷二十兩收編次亦未盡善自宋
至今輾轉傳鈔訛脫不可勝舉前在京師假得臨清徐梧生戶部
影宋寫本係借書園舊藏行款均自宋本出而訛脫亦甚卷三十
二缺一葉借錢塘丁氏本補足卷三十四缺一葉丁氏本亦缺無
從補矣明嘉靖刻本止十四本反改周序四十二卷爲十四卷則
明人陋習不足據也光緒丙申立冬日武進盛宣懷跋



70030540

